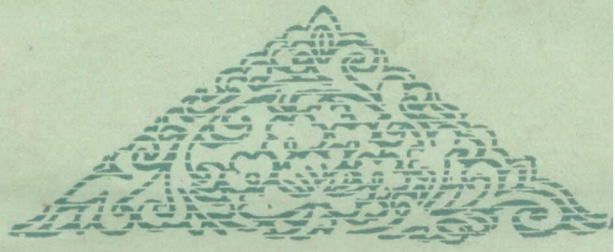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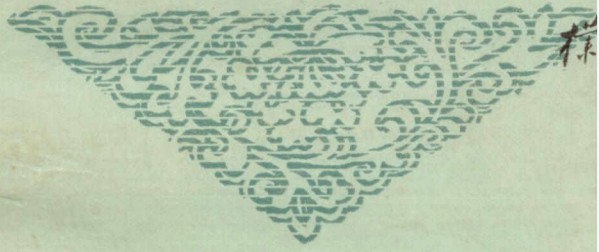
189508



中風临证效方选



广州中医学院图书馆
图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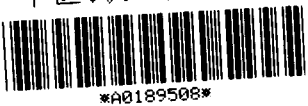
R289.1
8110

189508

中风临证效方选注

冉雪峰 遗著
冉小峰 整理
高素贞 校订

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广州中医学院图书馆
图书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中医治疗中风的方剂学专著，搜集了历代有关治疗中风的效方，并详加考证和注释，对组方原则、用药剂量、适应范围均有细致的论述。

冉雪峰大夫为近代名中医，有六十多年的临床和教学经验。本遗著是一本既有理论又有实用价值的中医临床专著，对进一步研究中风疾病，发展有效疗法和创制新成药，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可供临床大夫、大专院校师生、科研和中成药生产技术人员参考。

中风临证效方选述

冉雪峰 遗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75 字数：59千字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950册

目　录

序言

一、金匮方及附方五首

侯氏黑散……（

风引汤……（

防已地黄汤……（

头风摩散……（

古今录验续命汤……（

二、疏表方七首

愈风汤……（

紫汤……（

排风汤……（

风著汤……（

延年葳蕤饮……（

张文仲疗一切风方……（

白薇汤……（

三、和里方七首

四逆散……（

甘草干姜汤……（

芍药甘草汤……（

小柴胡汤……（

小半夏汤……（

四、宣窍方七首
苏合香丸……（23）
麝香丸……（24）
硼砂丸……（25）
鹤顶丹……（26）
透顶散……（27）
乳香没药丸……（28）
苍耳散……（29）
五、通络方六首
活络丹……（31）
三仙散……（32）
地黄逐瘀汤……（33）
地黄破血丸……（33）
三七地黄煎……（34）
紫金丸……（35）
六、豁痰方七首
稀涎散……（37）
白矾散……（38）
半夏丸……（39）
寿星丸……（39）
礞石散……（40）
坠痰丸……（41）
竹沥汤……（42）
七、润燥方七首

生地大黄汤……（45）
犀角地黄汤……（46）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47）
五胆丸……（48）
生地黄煎……（49）
八、攻实方七首
大黄黄连泻心汤……（51）
桃仁承气汤……（52）
硝石矾石散……（53）
龙胆泻肝汤……（53）
当归龙荟丸……（54）
青解毒丸……（55）
藜芦散……（56）
九、补虚方七首
地黄饮子……（58）
资寿解语汤……（59）
大补阴丸……（60）
虎潜丸……（61）
补中益气汤……（62）
回阳升陷汤……（63）
鹿髓煎……（64）
十、镇静方九首
百合地黄汤……（66）
铁精散……（67）
银液丹……（67）

至宝丹……（6
紫雪……（7
碧血……（7
黑锡丹……（7
珍珠母丸……（7
十一、兴奋方八首
莨菪散……（7
木鳖散……（7
伏虎丹……（7
蟾酥丸……（7
天仙子丸……（7
缬草根散……（7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7
乌头桂枝汤……（8

序　言

药物是治疗实施之工具，方剂则是多数药物之综合。同是一方，一药加减则主治变，一药重轻则主治亦变。制方不同、用量不同、服法不同，则主治均变。所以谨守法度，只知其当然，活用法度，则知其所以然。中医以多种药物为一方，以一方治多种病，方学精萃就在于此。

旧说，外风暴昏暴仆等均属脑神经病。近说，内风暴昏暴仆等亦属脑神经病，既属脑神经病，其病理解说，自当以脑为主，而以各项诱因为副，其方剂治疗亦当以脑为主，而以各项诱因为副。从前，中医学说对此项中风病证虽多误解，然数千年来之经验，其中亦有恰当者。如局济危上丹方解之，产后下血过多，气无所主，唇青肉冷，汗出目瞑，不可误用风药。局方来复丹方解云，小儿慢惊，吐利不止，变成虚风，搐搦者，非风也，胃气欲绝也，凡此均撇开风字。又如本事方白薇汤主治条文，气併于阳，独上不下，口噤不能言，忽如死人，气过血还，移时方寤。开宝本草元胡索主治条文，主破血，妇人月经不调，产后诸血证，血晕，暴血上冲，似已悟到气之上併，血之上冲。其他局方银液丹，疗诸风之用水银。千金铁精汤，疗风厥之用黄铁，以及御药方曼陀罗散，疗风痉之用曼陀罗。箧中方大麻粉煎，疗风毒之用大麻。扁鹊睡圣散，疗失眠之用曼陀罗麻黄，不但由风病术到脑病，且由风药术到神经药，实值得惊异，可见祖国医学临床经验之宝贵，诚未可忽视。

由于编辑者宋，原附有方论一栏，但收罗未宏，取材不精。本篇从新编辑，分十一类，计八十一方，虽未足以尽脑病治法，而脑之所以病的因素，及外风犯脑，内风犯脑，暨内外其他各种因素犯脑，可以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以尽致。

本篇选辑古人有关风病脑病各方，以为风邪犯脑诸病治疗之例式，以免有论无方。本篇虽是疗风，却是治脑，虽是治脑，却仍疗风。古人对脑的生理虽未明瞭，但能悟到风病为脑病，故曰不可误用风药，曰搐搦非风，曰独上不下，气过血还，曰诸血皆暴，暴血上冲等等，此时必遇风邪犯脑及血气并上走各病证，从临床实验体会而出。古人以证象信息到病理，而吾人则以病理来出主因，然后针对整个原因对整个机体进行治疗，发挥中医方剂之优越性。此篇所举方例仅作楷式，希望读者不要视为不易的规范，以致呆守成法。

一、金匮方及附方五首

侯氏黑散（金匮方）

菊花四十分　白术　防风各十分　桔梗八分
黄芩五分　细辛　干薑　人参
茯苓　当归　川芎　牡蛎
矾石　桂枝各三分

上十四味，擇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食自能助药力。

愚按此方主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下恶寒不足者。查金匮凡出方，均云某汤主之，或云与某汤，宜某汤，金匮中风门四方，均无此等字样，故学者疑为后人所附，不知宋林亿各篇所附之方，均在全篇条文后，无插入条文中者，并均于方前明标附方二字以别之，则此四方，并非林亿及后人所附明矣。中风病形证杂复，万绪千头，非数方所能概括，更非一方所能专主，故仅于要节下，略举一方以示义，而其主治，不叙于条文下，而叙于方名下，盖中风为风病之变例，而中风方亦为金匮方之变例。侯氏不知何许人，无可考证，外台风癫门载此方，谓出古今录验，药之分量均同，但无桔梗，有钟乳矾石，大抵方本侯氏，古今录验或有加减，而王焘外台再收编者也。

本方意义，祛风养血，温寒散结，扶中以为托邪之本，疏利镇潘并进，意欲旧风得出，新风不入，颇具深意。至于此方名黑散，方中药品共十四味，均无黑色，即外台所载钟乳矾

石，色也不黑，从来注家均含糊混过。查本方重要在矾石，本经矾石一名羽涅，尔雅名涅石，郭注山海经，矾石楚人名涅石，秦人名羽涅，会稽名羽泽，有青、白、黄、黑、绿五种，古人所用矾石，后人均以白者当之，以性较平缓。然本方名黑散，所用当是黑矾，黑矾即皂矾，系染皂色用者，性烈有毒。张锡纯衷中参西录，诠释金匮黄瘅门硝石矾石散有云，皂矾退热燥湿之力，不让白矾，故能除脾中湿热，其色绿而且青，能兼入膽经，籍其酸收之味，以敛膽汁之妄行。皂矾可镇肝膽之逆。黑矾色素浓厚，，方名黑散。黑矾不仅涩敛堵塞，而能戢膽火，镇血热。中风病用以沉静循环，镇敛浮越，填窍息风，诚有意义。

风引汤（金匮方）

大黄　干薑　龙骨各四两
桂枝三两　甘草　牡蛎各二两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两

上十二味药研末粗筛，以苇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治大人风引，小儿惊瘛瘈疭，日数发，医所不疗，除热方。

愚按此方镇定神经，颇合中风正面治疗。风淫于内，狂颺莫测，非汇集大队石药镇降，兼佐鳞介潜纳，不克有济。予谓金匮中风与伤寒中风，另有一谿径，观此益信，盖已由外风而求到内风矣。内风与外风当分析，外风与外风当辨明，但外风能牵引内风，内风招致外风，又属常有，所以不能不分，不能过于分。清外风而有内窜之机，则堵截勿使深入，上节侯氏黑

散是也。外风而已成内淫之邪，则镇降勿使上冲，此节风引汤是也。未入者不使深入，已入者不使上冲，古人不知脑病，不知何以体会入微，似与已知脑病无异，以前只知今人有与古暗合者；不知古人亦有与今暗合者。方下明注除热惊癎，服法末又有医所不疗除热方字样，是所主为热风，原无疑义，除热方中用干薑、桂枝热药何也，予向亦不解其之意。一九三六年，至金陵为某氏疗疾，医者断为脑梅毒，注射疟苗后，每日疟发，大热大汗，形体消瘦，皮肤风痒，狂时则施麻醉镇静剂，一个多月非发热，即昏沉，神志不清，虽欲退热而不能，心脏衰弱，则注射强心剂，发狂甚，则仍用麻醉剂，发热甚，则用奎宁，勉支现状，莫可奈何，予不时与西医聚谈，偶悟古人风引汤可治矣，六石药，乃镇定神经者也，大黄乃清肠者也，桂枝、干薑强心复脉者也。桂枝色赤入心，功能强心，人多知之，干薑复脉，人多不解，观四逆汤为附子、干薑、甘草三味，通脉四逆汤亦是此三味，不过干薑加重，即名通脉，是通脉全在干薑一味明矣。至龙牡剿不过佐六石之镇定耳。数千年古方从来未解者，今始悟其用意。盖风火相煽，其焰正炽，原无俟桂枝强心，干姜复脉，反助燎原。然心脏机能衰退，脉搏与呼吸不应，危在顷刻，苟非加以此等药物，徒事镇降，或镇降中再佐寒凉，无论气血之上併者，不能下反，即反矣，心力衰退又陷矣。谓古人撰用风引汤，未必有此意义，曰此项意义，古人虽未明言，而与近代新学理符合。

防已地黄汤（金匮方）

防已　甘草各一分　桂枝　防风各三分

上四味，以酒一杯渍之一宿，绞取汁，生地黄二觔，㕮咀，

蒸之如斗半饭久，以铜器盛其汁，更绞地黄汁，和分再服。

愚按此为养血祛风之方也，重用地黄至二觔之多，又蒸绞浓汁，以阴养血，已开后人蒸制熟地之先河，乃侧重养血大剂，馀如防已、防风等四味，分量极轻，又系渍取清汁，则轻而又轻，合观全方，大抵养血药与祛风药用量，为二十与一之比。地黄本经名地髓，鲜者生气未离，质虽重而气清，能沉静循环。制止血热上逆，性凉善清，气清善走，本经明言生者尤良，本方蒸如斗米饭久，补益之力虽较大，而清凉之性则渐减，不免稍形粘滞，故用酒浸防已等四药以鼓荡之，亦若复脉汤之酒水各半煎者，然可知本方重在养血，不重在凉血，虽有如狂，独语，妄行不休，不过血液贫乏，脉络空虚，风邪乘虚陷入，并无大热，血气尚未上并上冲，脑之受刺激者尚少，故方下注明无热二字，倘有热，则不蒸绞浓汁，将捣取清汁矣，亦惟无热，故防已、防风四药用酒浸，倘有热，风挟火势，火助风威，上扬上冲，脑部受伤渐重，中风现象渐成，则不唯酒不敢用，风药亦不敢用矣。惟无热，上犯趋势虽甚，一面养血滋液以实营，一面渍取清汁最轻之风药，协同地黄入营以祛风，寓祛风于养血之中。且桂枝功能强心，防风功能兴脑，可称神经性之风门药。后人驱风至宝膏，地黄饮子，资寿解语汤，以及集灵膏，一贯煎，大小定风珠等方，虽均从此脱化而出，而于此方精意，尚嫌未尽体会。上节风引汤，重在镇逆，而镇逆之中，却佐以兴奋，本节此方，重在养阴，而养阴之中，却佐以疏散，两相比拟，示人以规矩准绳外。更法外有法，再就本方推阐之，血虚而鬱风邪，可依侯氏黑散意，用本方地黄，加菊花之类以清风，血虚而鬱热邪，可依风引汤意，用本方地黄，加大黄之类以泄热，血虚而邪热甚炽，飞扬慓悍，亦可依风引汤意，用本方地黄加金、石、鳞、介，以镇敛浮越，甚或血中水分缺乏，血中温度亦低减。所谓虚寒，所谓气血俱虚，又可依风引汤意，用本方地黄，加姜桂之类以强心益气，和阳化风，同一养血，加减出入，全在变化。

头风摩散（金匮方）

大附子一枚(炮)　盐等分

上两味研为散，沐了，以方寸匕，摩疢上，全药力行。

愚按此为风邪搏于头局部之外治之方也。金匮中风门共四方，前三方为内服剂，此一方为外治剂。中风之病，主要在脑，若风邪循风池、风府上犯脑之本体，因而知觉丧失，运动障碍，神经生理失常。若不犯脑本体，而搏于脑的外廓局部，则有局部麻痹，偏头痛，头风，脑风等病。病在躯壳外层，则用外治法，较为便捷。陈修园曰，附子辛烈以刼之，盐之鹹寒以清之，内服恐其助火，火动而风愈乘其势矣，兹用外摩之法，法捷而无他弊。且驱谷之疾，内经多用外治法，如马膏桑钩及熨法皆是，今人不讲久矣。总核以上四方意义，不重外风，亦不重内寒，金匮中风与伤寒中风有别，风之宜从表治者，伤寒篇已详。本篇侯氏黑散、防已地黄汤中，虽有防风桂枝，分量极轻，立方之意，在彼而不在此。风引汤虽桂枝与干姜并用，然重在心脏衰弱，脉搏与呼吸不应，借以强心复脉，与注重祛寒温补者有别，故四方中攻表则无麻黄紫葛之属，温寒则无天雄乌附之属，此岂偶然，其奥义隐而未发，有待参悟。至本方之用附子，乃系外治者耳。外治之法尚多，史记本传，扁鹊治虢大子尸厥，曾施鍼熨。又旧唐书本传，唐许胤宗治王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难愈，胤宗以黄蕾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

下，气如雾，薰蒸之，是夕语。凡此皆外治法之彰彰史册者也。

古今录验续命汤（金匮附方）

麻黄　桂枝　甘草　干姜
石膏　当归　人参各三两　杏仁四十枚
川芎一两五钱

上九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温服一升，当小汗，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

愚按此为金匮附方之一，乃梁林亿校正所附，方的大意，在发表祛风，扶正托邪，鼓衰颓之中气，解鬱迫之浮热。唐宋时最重此方，名曰续命，夸其功也。古今录验方五十卷，系唐甄立言撰，盖古今录验方已佚，与王焘外台秘要方同例，乃汇书也，其书已佚，不可复考，而东鳞西爪，载在外台中，尚可窥见一斑。外台载古今录验续命汤有三，一在贼风方第十二首，一在半身不遂方第五首，本方则在风痱方第三首。三方不同之点，风痱类之本方为九味，即如上所载各药。贼风类之续命汤共十味，有防风、防已、黄芩、芍药、附子、生薑，而无干薑、桂枝、石膏、杏仁、当归。半身不遂类之续命汤共十味，有地黄、防风、黄芩，而无干薑、人参。此外，尚有次续命汤，小续命汤，外台所载，尚有小品续命汤，千金续命汤，西川续命汤，深师续命汤，崔氏续命汤等，药味各有加减，分量各有轻重，而其用麻黄发表则一。仲景分中风为二门，外感风邪之风病，属于伤寒，风淫于内之风病，属于金匮，外感风病，注重治表，内淫风病，注重治里。观金匮各方意义，曰堵塞，曰镇降，曰益气养血，岂是外风一类治法。盖风邪直中人里，本非肤表浅证，唐宋学者未窥此旨，以病名中风，即当从

风治，以金匮各方所用，菊苍之性味太薄，桂枝之分量太少，因另撰此方，不过补正托邪，其中稍加有一段斡旋，半补半攻，亦温亦清，各随证转，用之者多，推之者众，或冠以地名，或冠以书名，或冠以人名，又仿大青龙小青龙汤之例，而有大续命小续命，名称繁多，后人又托名浩古，附六经加减法，岐中生歧，是中风学理之错，不错在甲乙金匮，而错在此等似是而非之附方。窃外风虽能犯脑，而风淫于内，与风伤于外，证象疗法，各有不同。然外风直中，将入未入，尚有表证，或入矣，而有欲出之机，里证未急，外证未罢，或有可以用此方之处，是为内风之变证变治。若不分表里，不论寒热，不问虚实，惟以此为中风正治，为中风主方，则悖事矣。古时脑之学说未昌，脑病暴昏暴仆，忽然而来，惟善行数变之风，恍惚似之，故古人误脑病为风病，多从风治。此方方制，既以麻桂为主药，而服法附注。薄覆取汗，重在通表可知。惟既有干姜之温，复有石膏之清，既有麻桂之祛邪，复有归芎人参之补正，错综复杂，不得谓此方对外风、内风毫无区别，但未能从主要处着眼，其方剂实远出金匮各方下，若非外证确切显明，未可误用，此治中风入手第一关键，学者不可不详辨也。

总按，金匮中风门所载各方，即汉以前疗中风之方，仲景分中风为二门，一属伤寒，一属金匮。虽同是风邪为病，而有轻重浅深，缓急暴和之不同，因之疗法亦有内外轻重，表里缓急之各异，大抵轻浅外风，最忌深入内脏，中里暴风，最忌上干脑海，故外伤之风，治宜表散，内中之风，治宜镇熄。金匮伤寒疗风之方，各不相背，另有一蹊径。金匮方镇敛中有堵塞，抑制中寓兴奋，柔润中兼疏利，虽只寥寥数方，实具多义。第一方侯氏黑散，意在收敛堵塞，勿使深入之风，流窜飞扬，于

抑制之中，兼具阻遏作用。第二方风引汤，六石二鳞介，大队金石坠降，加大黄下引下泄，强制执行，勿使上犯上冲，用桂枝强心，干姜复脉，更具无限妙义，外风内风，实证虚证，内外合邪，虚实相乘，均可于此求出法门。第三方防已地黄汤，地黄用至二觔之多，余药不过一分三分，为一与二十至三十之比，一用蒸绞，一用酒渍，一取浓厚，一取清轻，既化地黄之腻滞，复引导各药作用于血分，以祛血中蕴蓄之风，方制颇为灵巧。第四方头风摩散，为外治简捷疗法，勿以其为外而忽之。第五方古今录验续命汤，乃金匮附方，大抵为宋林亿等校正金匮时所附入，此方大意仍是伤寒麻桂合剂家法，古人用此，必时有验，曰录验，并非虚妄，但后人不应据为中风之主方。观上金匮方，可知汉以前疗风状况，观金匮附方，可知唐宋以来疗风状况，而金匮方堵塞护脑，镇重潜阳，柔润熄风，将由外而内，由下而上，又由上而下，融成一片。治疗则证入学理之深层，虽近代学术昌明，疗法日新，此项方剂价值，并不稍减，尤异者，病到末期，脉搏与呼吸不应，心力衰退，肢厥脉厥，此际颇难着手，而知镇降之中，佐以回厥，相成而行并不有悖。

二、疏表方七首

愈风汤（华佗方）

荆芥研末

上一味，微炒研末，每服二钱，豆淋酒调服，或童子小便服之，如神。

愚按此方，华佗用治产后中风，口噤，手足瘛疭，角张反张或血晕，不省人事，四肢强直等证。查此方疗风邪乘虚深入，挟秽浊上犯脑海，发为痉挛。盖荆芥色赤，具芳香，为血中气药，下虚上实，气血併上走，此为适应。因其芳香窜透作用，故能醒脑回甦而兼发表祛风。观此，则本方所以能疗感冒及痉挛。荆芥能导滞而不攻，能行瘀而不破，能疏里达外，能和表和里而不刚峻，不但以一药而兼麻桂二药之长，且以一药而济麻桂二药之偏，故本方直捷了当，单用一味，方制虽简，方义甚宏，服法亦颇有意义，用以发表取汗，则宜豆淋酒下，用以治血证通表，则宜童便下，酒下促其弥散而出之阳，童便下助其降潜而入之阴，在学者审察病机分别而善用之。林灵素尚有去风丹，系用浮萍一味为末，亦用豆淋酒下，主三十六种风，荆芥辛温，浮萍辛凉，治表同，而有辛温辛凉之异，此等方剂，已开后人寒温异治，辛温发表，辛凉透邪，分别应用之先声。总之，二方均为治表之剂，有外证为宜，外邪内犯上扰，由外而入，仍使由内而出为宜，若内因犯脑致病，或脑神经本体自病，则须慎用。

鼠汤（肘后方）

鸡屎二升　　大豆一升　　防风三两

上三味，以水三升，先煮防风取三合汁，豆鸡屎二味，熬令黄赤，急用酒二升淋之，去滓，然后用防风汁，和分为再服，相去如人行六七里，衣覆取汗，忌风。

愚按，此方用治中风，无问男子妇人中风脊急，身痉如弓等证，查此祛风柔筋，为疗外风深入，转变内风之方。主治条文曰脊急，曰身痉，全在筋经强宜，运动神经病变着力。防风

甘温性平，协调整个机体，捍御外邪。方名紫汤，方中大豆，以用赤色大饭豆为佳，赤豆既培育中气，又疏利血分。豆用酒淋，即豆淋酒意。

排风汤（千金方）

犀角末　羚羊角末　贝齿末　升麻末各一两

以上四味，治下筛为粗散，水二升半，内四方寸匕，煮取一升，去滓，服五合。杀药者，以意增之，若肿，和鸡子傅上，日三，老小以意加减之，神良，亦可多合用之。

愚按，此方主治毒风邪气所中，口噤闷绝，不识人，身体疼痛，烦，面目暴肿，手足肿等证。查此方解毒清热，散结透络，旋转气机，促助循环，盖风毒郁滞，邪热壅遏，积结胶着，横连遮阻，末稍及总枢均受病，致有烦痛暴肿，闷绝不识人等证象。方制升麻为主，三鳞介药佐之，升麻甘苦微寒，苦则降，寒则清，本属清降之品。本经名升麻，别录名周麻，用疗风邪深入，经隧阻碍。佐三鳞介药之含钙质磷质者，因其咸寒重坠以资镇静，与升麻合而为剂，在中风方剂中极为制方之宜。至于解毒各有特长，更为易见，惟其解毒，可以疗暴肿，惟其疗暴肿，可以疗暴昏暴仆。细研方意，全方四药，分量均同，主药升麻一味，佐药犀羚贝三味，以一味风药，入于三鳞介镇潜药，虽表不表，虽升不升，适应风淫于内之恰当治疗。

风引汤（千金翼方）

生地黄汁　竹沥各一升　独活三两

上三味，合煮取一升，顿服之，未正更进药一剂。

愚按，此方用治风著人面，口眼㖞斜，牙车紧急，舌不得

等证。查此方润液豁痰，熄风宣窍，藉独活之宣通，辛而不燥，清而能通，为风淫于内适应之方。方制以独活为主药，独活，本经谓主风寒所击，是用其辛温冲动，本条疗风着人面，亦是用其辛温冲动。本方重用地黄汁之寒润，竹沥之寒滑，化辛燥为辛平，但用其冲激，不用其燥烈，适应风淫于内的治疗，与排风汤方制相似，均简洁精当，上方解毒透络，此方润沃开结，一疗蔓延周身，一疗胶着局部，从而可知升麻独活，能治在外之风，亦可治在内之风，且可治外风引动内风，内风招致外风。

延年葳蕤饮（外台方）

葳蕤三两　羚羊角　人参各二两　葱白切一升

豉一升绵裹

上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内豉，煎一升五合，去豉，分温三服。

愚按，此方为外台卷十五，风热方六首之一，主治风热，项强急痛，四肢骨肉烦热等证。此方润液通络，补正祛邪，轻清外托，使风从外入者，仍从外出，合于风淫于内疗法，意义甚显。方中用葱豉独多，是以葱豉为主药，治疗目的在于解表，解表有区别，风伤于外，崔氏有葱豉，加葛根、加麻黄法，风入于内，如本方有葱豉加葳蕤，加羚羊角，加人参法，润液通络扶正，均轻浅外风所无须。凡此为风门分治之界限，亦即为仲师分中风为二门之遵规。然本方不以葱豉标名，而以葳蕤标名者，因葳蕤本经名女萎，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等证。故以本药名本方，时人袁淑范实验，谓葳蕤与君影草含同样之类糖质，有其强心作用。是葳蕤不宁润液熄风，而且强心醒脑，合之羚角人参，此三药均属凉润，此三

药又均能冲动，准之近代学理亦合。葱白既能通气，又能制炎，豆豉经郁勃蒸发，既能入阴，又能通阳，方仅数药，药各数义，可疗外风深入，亦可疗内风欲出，可疗内风招致外风，亦可疗外风牵动内风，故知中风病不能无表证，中风病亦不能无表法，特方外有方，法外有法，在学者细为研究也。

张文仲疗一切风方（外台方）

生地黄汁　竹沥　荆沥各一升五合　羌活　防风各二两　附子大者一枚去皮八九破

上六味，内前三汁中，宽火煎，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二服，别相去八九里，风甚顿服五六剂，验不可论。

愚按，此方张文仲用治一切风发，四肢口目㖞泪，言语蹇涩等证，并云其汤不虚人，胜于续命汤，特录以传，方后附注，亦云风甚可顿服五六剂，验不可论。所云不虚人，所云验不可论，必系阅历经验而来。此方用羌活防风二复味风药，分量亦重，当系纯为外风立法。附子大者一枚，分量亦重，附子能兴阳，亦能亡阳，苟非下元虚冷，证象十分真确，未可误用。地黄中含铁质，生用捣汁，能沉静循环，润阳明之燥，濡少阴之液。竹沥荆沥，均豁胶结之痰。如果下元虚败，风痰凝阻，抑或风邪久留，汗出太多，元阳不足，虚痰黏着，此方均为切合。但风已化燥，羌防宜少用，寒已化热，附子宜慎投。本方煎法甚妙，以后三种固体药，入前三种液体药内，不但温药方面可减少燥烈，而寒药方面，亦可免却凝泣。外台所载广济疗中风，失音不语，亦有兴此同一之方，无防风，减去风药之半，生地汁二沥加重，再加入参甘草，煎法同，较本方尤为平妥，少一层惹气过表，多一层补虚安中，方注取微利，本是

剂而非下剂，不曰取微汗，而曰取微利，学者当细味。人参附子，为参附汤，附子合甘草，为附子甘草汤，加重汁沥，更足以抑制其辛烈，方制服法，均属中肯，和外和内，救阴救阳，学者审察缓急进退其间，则庶几不差矣。

白薇汤（许淑微方）

白薇　当归各一两　人参　甘草各一钱

上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二盏，煎至一盏，去滓温服。

愚按，此方用治妇人血晕，忽如死人，身不动摇，默默不知人，目闭不开，口喑不言，气并于阳，独上不下，气过血还，移时方寤等证。查此，为治郁冒之厥，下虚上实，血气并上之平妥之方。此证妇人为多，男子亦或有之，乃血虚气旺，气不统血，循环障碍，影响大脑皮质活动，失其正常，厥成为癫痫，与血之兴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血苑于上，使人薄厥同例。病机迫切紧胀，气过血还，不是必还，移时方寤，不是必寤，有不还不寤者，唯其较轻者，有可还可寤之机。方制当归为补血正药，其质润，可补血，其性温，可活血。人参能增强心脏，促助血流原动力。白薇味苦能降，味咸走血，能沉静循环，平上并之气血。竹叶淡雅，桑叶灵清。考本经白薇条主治，曰暴中风，曰忽忽不知人，曰肢满狂惑，此为血气上并脑部，知觉运动各神经病变，与此方条文所叙，若合符节，故此方以白薇为主药，即以白薇标名。

总按，风邪为病，风中于内，与风伤于外，同是病风，治疗各有不同，故仲景分风病为二门，一属伤寒，中风与伤寒对举，一属金匮，中风与历节并列，深恐后学含混贻误。古之所谓中风病，即今之所谓脑神经病，前已再四申辨，如果脑神经

本系自病，无论中枢、体干、末稍，整个的或局部的，若与外邪无关，则风药风剂，勿得妄投。惟大脑皮质神经活动，整体性的对内脏是连系的，对外界是统一的，故内之一脏犯脑，可成此等证象，内之各脏犯脑，亦可成此等证象，外之一种邪气犯脑，可成此等证象，外之各种邪气犯脑，亦可成此等证象，如谓燥火暑湿等邪气均能犯脑，而则谓善行数变之风更不能犯脑，风邪既可犯脑，则疗此项脑病者，自当追求风之因素，不过疗内中深剧之风，较疗外伤轻浅之风，不能不加区别，本编所引各方，即可聊作楷式。第一方愈风汤，荆芥既为气药，又为血药，并能醒脑回苏，童便服，则由阴引阳，此岂疗轻浅风邪者所必须。第二方紫汤，鸡屎既柔筋又化气，防风疏风醒脑。防风得鸡屎，则引其作用于内，鸡屎得防风，则促其弥散于外。第三方排风汤，用三蟒介药以资镇摄，而镇摄药即解毒药，解毒药即通络药，协升麻疏利，此更非疗轻浅风邪者所必需。第四方风著汤，一面用独活疏外，一面用地黄升竹沥安内，以祛风药纳于润液豁痰之中。第五方蒺藜饮，一面用葱豉汤和表，一面用人参蒺藜羚羊和里，祛风剂配伍于补虚通络之内，其用量实非疗寻常轻浅风邪。第六张文仲方，鞭羌活防风附子，与地黄汁荆竹沥同用，虽燥不燥，虽烈不烈。第七许叔微方，参归补气补血以安中，白薇清降清镇以护脑。实是风门特殊之方，尤非疗寻常轻浅之风邪。以上各方，均古人疗中风之方，方中荆芥、防风、羌活、独活、升麻、蒺藜、白薇等分量均轻，其他佐药，分量重，疗风主药多为单味，其他佐药多为复味，虽第六方羌活、防风为复味，又益以辛温之附子，然和于佐药生地汁荆竹沥之内，表不过表，温不过温，不失中风治疗原则。其余鸡屎引阴化阳，犀、羚角镇下达上，而蒺藜、

濡润沃中兼兴奋，清散中有抑制，本经均谓主暴风，不啻中门疏表的规范药品。本经疗中风，如许风药不用，而唯表彰二味，讵得无故，学者对此应深深体会。

三、和里方七首

四逆散（伤寒方）

柴胡　枳实　芍药　甘草炙，各十分

上四味，捣筛，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愚按，此方非治亡阳四逆，乃隧道痹阻，气化郁滞，阳气不得通达之四逆也。查四逆为重证，因阳亡无以贯注四末，故治四逆汤多用附子干姜吴萸辈，起真阳，收浮越。但本方四药，平平淡淡，所服分量甚少，仅方寸匕，有何回阳能力，而亦名四逆者，盖心腹胃肠气结，三焦往来道路郁滞不通，因之阳气不能宣昭贯注四末，故无须附子干姜。温下温中，而唯予疏导气机，气通则阳回，阳回则厥愈，其功效等于大辛大温之回阳。

甘草干姜汤（伤寒方）

甘草四两　干姜二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愚按，此方补中益气，复阳回厥，乃以补剂为和剂，以和法为温法也。上条回逆散，是回逆证象已成，此方是四逆证象将成而未成，上方是打通其往来道路，此方是鼓午其基本动力。此方伤寒太阳篇，原用以疗误汗变厥。金匮肺痿门，变治中为

治上，变治厥为治痿，各有适应恰合之妙。中医一方治多病，并不少见。就本方研究，干薑汉代用量仅二两，加炮则变辛温为苦温，又无其他桂、黄、乌、附协助，复阳回厥，力实甚单，细察本条病症，乃误治酿成，病本先虚，又误攻以虚其虚，是以阴阳气并竭，自汗为表虚，遗尿为里虚，咽乾为津不化，心烦为液不濡，厥而挛急吐逆，为气不营脉，中上受制，说明内脏衰败，化机欲息，势欲上惹脑海。本方用甘草调中，佐干薑鼓荡，辛甘化阳，是救其阳虚，下文芍药甘草汤，甘苦化阴，乃是救其阴虚，证非寒实、热实，亦非真亡阳亡阴，如果热实，有承气在，如果寒实，有四逆在。或谓风多挟热，何必用干薑，曰此可与上风引汤互参，彼用干薑以复脉，此用干姜以回厥，脉厥者肢必厥，肢厥者脉必厥，两用干薑，其义一也。

芍药甘草汤（伤寒方）

芍药四两　　甘草四两

上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愚按，此方伤寒太阳篇主治条文，证象阳旦，误治，阴阳俱竭，既以甘草干薑汤，以复其阳，若厥回足温，脚挛尚未伸，更作此汤与之。查此方与上甘草干薑汤，分一条为两方，合两方为一治，和阴和阳，各极其妙，乃协调内脏，恢复机能。此证其阳将亡未亡，无用大温，其阴将竭未竭，无用大滋，大温则促其阴竭，大滋则逼其阳亡，唯微温之，微滋之，轻重适宜，方为恰中。或问救阳何以不用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救阴何以不用桂枝加芍药生薑人参新加汤，曰龙牡救逆汤是阳亡而阴未亡，此条是阴阳俱竭，人参新加汤

个正伤不运，此是阳气复而阴气未复，前二方收敛摄纳，从外救治，此二方振育培滋，是从内救治，前二方是桂枝证治的变证，此二方是误用桂枝汤的变证，所以前二方俱用桂，只在加芍药去芍药，此二方均为甘草，只在伍干薑伍芍，进退其间，不同而同，同而不同，学者相互对参，各有适。再芍药中含儿茶精等，能通络镇痉，为和里要药。此方味微苦，功同人参，可作中风门和里主剂，随证加减，应有甚。

小柴胡汤（伤寒方）

柴胡半斤　　黄芩　　半夏　　人参　　甘草各三两

生薑三两　　大枣十二枚

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服一升，日三服。

愚按，此方为和解少阳主方，方的功用，为疏表和里。柴胡气味微苦微寒，微苦则清，微寒则降，本为里药，适合火郁发之之义，故本经明言其主心腹胃肠中结气，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外邪未解而用人参者，因病困数日，正气已伤，邪气既至半表半里，足徵正不胜邪，将有内传三阴趋势，故用人参以维护正气，一面托邪外出，一面堵邪内入，故服此方后，必有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的景象，蒸蒸而振者，人参兴奋正气之力也，却发热汗出而解者，终至正伸热发，汗出邪解，此数语将病之进退，药之功能，曲曲绘出。

小半夏汤（金匮方）

半夏一升(洗)　　生姜半斤

上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愚按，此为降逆和胃，化气快膈之方，半夏辛温有毒，有刺激性，数千年来，均以半夏为降逆和胃之品。大半夏小半夏均是和中，益阴气是和中，化阳气亦是和中，所谓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方安也，中气和，则外邪不易内犯，故和里者可以和表。本方金匮凡三见，见呕吐秽下利篇者，主呕吐，谷不下，为正治。见黄疸篇者，主除热必秽，为救治，见痰饮咳喘篇者，主心下有支饮，为借治。至内经秫米汤治不寐，内用半夏，纳其气即敛其阳。仲景麦门冬汤治上气，内用半夏，平其气即降其火。风邪深入，上犯为逆，半夏为降逆要药，学者所当着意也。

消毒犀角饮（局方）

鼠黏子六十四两　荆芥穗　甘草各十两　防风八两

上四味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七分，去滓，食后温服。

愚按，此方为解毒通络，透表外出之方，盖疏里气以达表气，通表气以和里气。本方用鼠黏子通十二经，荆芥防风，虽是风药，却通经脉，皮毛得开，毒邪因泄，减免内犯上攻病变趋势，功效殊优。但药无犀角，而方名犀角，药味无消毒品，而方名消毒。鼠黏子即牛蒡子，又名恶食，此药在其他发表药中，多为佐药，此方鼠黏子分量较各药重六、七倍，当然为主药。各家本草，谓鼠黏子可敷恶疮，出痈疽，解金石毒，通利二便。古方方注，多有无犀角，以升麻代之之说，其实升麻代犀角，尚属形质，本品代犀角，乃合性能，本方初观，似为透表剂，细察，实为通里剂，其他则表剂侧重表，鼠黏子不过疏

助之，故用量少，本方侧重疏里，故用鼠黏子独多，荆防药，不过协助鼠黏子外达，为毒邪寻一出路耳。局方小儿有消毒散，与本方三药同，方注大便利者不可服，不曰汗出者忌服，而曰大便利者忌服，则方制侧重疏里，愈可互证。本方鼠黏子消毒力太，观其敷恶疮，解金石毒，可知不但黏消毒，荆方亦消毒，后贤有人参败毒散，普济消毒饮，均消毒，则本方之名消毒，其何足怪。或谓方名既标犀角，当加犀角为是，犀角强心解毒，在风邪深入上干，尤关紧要，不知犀角可加，犀角不是必加，以消毒者消毒，此为常规，不消毒者消毒，乃愈神妙。

四顺清凉饮（局方）

当归　赤芍　甘草　大黄各等分

以上四味研为末，每服一钱，水一中盏，加薄荷二叶，煎七分，去滓温服，量儿大小虚实加减。

愚按，此方润液沃燥，缓下调中，不曰攻结，而曰导滞，得古人以下剂名承气之旨。方出局方小儿门，故服量甚轻，用赤芍。证治准绳有四顺散，药与此同，但浑用芍药，无赤白、薄荷系十叶，服量系五钱，较为合用。局方条文有脏腑蓄热，卧睡不安，四肢警掣，欲发惊痫等语，似悟到内脏郁滞，胃肠闭结，不下泄而上干，牵及脑神经病变因素，此种临床阅历，未可忽视。本方方制，由经方调胃承气，暨麻仁丸二方，蜕化而来，麻仁丸内用枳朴破气药，调胃承气内有芒硝滑泻药，本方既无枳朴，又无芒硝，归芍润沃为复味，大黄推荡为单味，为缓下中之最和缓者，进一层诠释，缓解血分，开下舒气，勿使血之与气，并走于上，与上病治下之义同。刘河间下

血分，有当归承气汤，较经方桃仁承气为缓和，此方较当归承气则又缓和，彼芒硝大黄同用，此以芍药易芒硝，芒硝合大黄，则泻下力大，芍药合当归，则补润功宏，故本方虽似下剂，实为和剂。

总按，风为外邪，中则入里，外邪入里，即为里证，能托出，则托之使出，不能托出，则当就里设法，本节所谓和里是也，和里与疏表，为一表一里之对待，疏表内有里药，里气通而后表气通，和里内有表药，表气化而后里气化，表里固不容错讹，内外亦不能隔阂，盖二者相互因果，二者又相互助益，和里的和字当着眼，人身整个机体是连系的，机体对内对外，凡百动作，须脑神经参加，是统一的，故一脏有病，可牵连他脏，内脏有病，可牵连脑部，一言以蔽之，完整平衡，如各各乖常，则机体失和矣。由生理失和而生出病理，是使治疗病理复归于和。和剂为处方疗法之一，唯与其他疗法关系密切，但意义有殊。药物虽可互通，类别应有区别。体会此项精神，则各项疗法，均可供和剂疗法之用，本篇所引，不过举例。病在脑本体，当治脑，病在脏本体，当治脏。如能明了整体关系，则用药处方更应在相互作用上着想。第一方四逆散轻疏气机，通阳回厥。第二方甘草干姜汤，摄纳复阳，阳回则厥复。第三方芍药甘草汤，润燥复阴，阴复则足胫伸，此两方救阳救阴，和阴和阳各为一治。第四小柴胡，为和解少阳主方，主治心腹胃肠结气，推陈致新，虽为表药，却是里药，乃和里和表，半表半里药。第五小半夏汤，半夏降逆，生姜安中，堵其邪之上犯宜半夏，引其邪下降亦宜半夏，病初热未张宜生姜，病末渐损亦宜生姜，居中四运，以降为和，勿使上犯，此本门和剂之最中肯要者。第六消毒犀角饮，通络散结，具有前四逆散意义，而

药特殊，荆芥、防风能醒脑回甦，不但助牛蒡打通血脉，且助牛蒡醒豁神经。第七四顺清凉饮，润燥通幽，以当归、芍、甘草培滋扶正，而加大黄以安里，下不过下。以上七方，书并非风门和里之方，今收为疏表和里。为中风入手关键。表为堵其病之来路。和里乃防其病之转归。详而言之，中风仅内风，亦有外风，故方中用荆芥、防风，中风不仅热证，有寒证，故方中用干姜、生姜，中风不仅实证，亦有虚证，方中用参草、归、芍，中风最忌经络痹阻，柴胡可通结气，之以牛蒡，中风最忌胃肠壅塞，半夏可降逆气，舒之以大。审察病情斟酌用药，要在读者深思之。

四、宣窍方七首

苏合香丸（局方）

苏合香入安息香　　薰陆香别研　　龙脑各一两别研
青木香　　白术　　白檀香锉　　丁香　　硃砂
沉香　　香附子　　乌犀　　荜拨
安息香别为末用酒一升熬膏　　麝香别研勿见　　诃梨勒各二两

上研为细末，入安息香膏，炼密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丸，空心用沸汤化下，温酒下亦可，或作丸如芡实大，硃砂衣，蜡壳封固，服一丸。

愚按，此方多为芳香性药，功能避邪解秽，益气宣窍，原条文，主治传尸骨蒸，殗殜肺瘵，疰忤邪气，卒痛惊癎等，适应颇广，而用于卒中昏迷，醒脑回甦，性力颇强。其方在和剂局方列入诸气脾胃积聚篇第一首，盖推重之也。方制汇

189508

集诸特异香药，全方十五药，除白术、乌犀、硃砂、诃梨勒四药外，馀十一药，香均浓郁，苏合香既合诸香以为香，而本方又合诸香药为一剂，则其解秽宣窍，醒豁神经，义理甚显，然汇集诸香药，未足为异，所异者，在本方犀角之解毒，硃砂之避邪，白术之扶正，诃梨勒之敛气，不令诸香药一过无馀，用于卒中昏迷，则犀角硃砂尤有特殊作用，犀角强心解热止惊。硃砂镇静安神定惊。均有解缓邪热性能。后人用此方，有减去白术、诃梨勒者，准以候氏黑散方注，热食即下，冷食助药力，白术即使之不下也，诃梨勒即羁留助药力也，各各互参而善用之。

麝香丸（纪用经方）

麝香　芦荟各二分　胡黄连四分

上三味，共研令匀，水泛丸如黄米大，一岁儿三丸，三岁五至七丸，参汤下。

愚按，此方亦芳香性药，泻热消炎，侧重在消炎方面。盖邪热壅遏，经隧痹阻，非消其炎，结不得散，窍不得开，本方以消炎者宣窍，方制较上苏合香丸为简，方义较上苏合香丸为周，不用甘润而用苦寒，不用固涩而用泻下，方名又标出麝香，借动物性特殊芳香气以冲动之，从根本解决，适合暴热上冲，血气併上走之证。麝香有醒脑回甦，平脑镇痉之动。佐胡连，则助其消炎之功。佐芦荟，则开其下泄之络。此方元和纪用经，用疗疳热，然疗疳热如是，疗脑热亦如是，方剂互通，各有适合。本方芳香药为单味，消炎药为复味，芳香药用量只二分，消炎药用量共六分，为一与三之比，而不以胡连芦荟标名，以麝香标名，因麝香之香，冠绝群药，少许胜多许，实际

以麝香为主体也。参汤下亦有意义，参能强心，小儿心[illegible]，心固宜强，中风心气损，亦宜强心。本篇中风门有补虚[illegible]各类方中亦各有兼补药者，协助各药成功，学者对此，勿[illegible]轻滑口读过。

硼砂丸（局方）

脑子三分研　甘草浸汁熬膏　硼砂各十两研　梅花脑一分研　麝香一两别研　牙硝二两　寒水石五十两

上七味，脑子等六味为末，甘草为膏，和丸，每两作四百[illegible]，每服一丸，含化咽津，常服化痰利膈，生津止渴。

愚按，此方镇重压惊，甘寒除热，芳香宣窍，重药轻投，[illegible]丸剂作噙剂，乃消炎解毒清脑利咽之方也。脑子即脑片之别[illegible]，梅花脑即脑片之精制者，二药合用，义取芳香解秽，协硼[illegible]以消毒防腐，二药用量，一为三分，一为一分，合为四分，[illegible]铢为一分，二十四铢为一两，四分，即等于一两也。脑片一[illegible]，麝香亦一两，芳香之药，复味浓厚，硼砂入眼而不刺激，[illegible]疮口而不疼痛，为比较和缓无害的防腐药。牙硝、寒水石，[illegible]降滑利，引导毒邪下泄，内外分消，妙在甘草熬膏和丸，羁[illegible]药性，缓其作用，不仅为赋形药，且为调剂药，不仅为调剂[illegible]，且为缓冲药，比前苏合香丸之用诃梨勒，麝香丸之用参汤[illegible]，尤有进一步的意义。方内用寒水石独重，多至五十两，占[illegible]方全药二三倍，寒水石重可镇惮，寒能胜热，佐硼砂芒硝，[illegible]坚散结。镇降药为三复味，芳香药亦为三复味，旗鼓相当，[illegible]制颇有意义，盖即醒豁而又镇敛。方注寒水石下，原有烧通[illegible]三字，寒水石原取寒沁，烧通赤，则成燥烈钙质，何以化毒[illegible]痰，胜热镇惊，用疗上部头咽热证，毋宁生用不烧为佳。本

方原治大人小儿咽喉肿痛，舌上生疮，故用量甚轻，半噙半咽，缓缓而下。若疗脑部热冲，用量当加重，或续续连服，或用量每次加至四至八倍。再局方尚有硼砂散，用药与此方同，但有山药而无寒水石，醒窍和中，亦是缓调。此方寒水石为主药，若疗中风暴热上冲，未可轻去，且可加代赭石紫石英等，在学者审察轻重，以意消息之。

鹤顶丹（局方）

硃砂一百两 飞研　　麝香二两半 别研　　甘草三十五两
牙硝二百五十两 枯过研　　寒水石一百一十一两 粉

上五味为细末研匀，炼蜜搜和，每两二钱，作十丸，大人每服一丸，如中暑加龙脑少许同研，新汲水下，小儿一丸分作四服。小儿脏腑积热，心神不宁，夜卧狂叫，口舌生疮，薄荷自然汁化下，并食后服。

愚按，此方消炎散结，窜透泄泻，藉挥发以达巅顶，亦重药轻投之方，局方原治风壅痰实，中暑头痛等证，与本编义可相通。方名鹤顶，治在头顶，顾名可以思义。方中各药，牙硝色白，为盐类下药，功能泻热。寒水石亦色白，本经名白水石，可凝水，又名凝水石，功能胜热。硃砂色赤，合之如鹤之身白而顶赤，是以形态而命名。然局方条文，主在上风热烦渴之证，石药镇降，如石投水，越过病所，而用之不嫌，所以然者，因麝香气血有情，香气浓郁，窜透直达而上，化顽钝为灵活，即用其抑制以泄于下，又藉其兴奋以达于上。本方用牙硝寒水石，与上硼砂丸用，牙硝、寒水石同，但彼方牙硝轻，寒水石重，此方牙硝重，寒水石轻，方意各有所别，用牙硝重者，荡涤瑕秽，一面折其邪之上进，一面散其邪之内壅，一面

捉其邪之下泄。以疗血气上并之中风，实为中肯。故此方在局方所主，尚是借治，在本编所主，乃为正治。上硼砂丸芳香药为复味，此方芳香药为单味，上方侧重通气以醒脑，此方侧重泄热以安脑，方虽殊，义则一。

透顶散（许淑微方）

细辛三茎　　瓜蒂七分　　丁香三粒　　糯米七粒　　脑子麝香各一黑豆大

上六味，将脑麝研细，余四味另研细，然后合研令匀，封患者在左右搐一大豆许，良久出涎升许则安。

愚按，此方芳香窜透，逐涎醒窍，为气痰相搏，神经阻碍要方。但由鼻搐，而非口服，乃吸剂，非服剂也。许氏本意，用治偏正头风，夹脑风，并一切头风，不问远年近日等证。是此方专为头部风疾而设，盖服药经胃肠，由吸收以达脑，途径曲折缓慢，而由鼻孔搐入，循嗅球嗅神经以达脑，则直捷了当，故头部病，古人多用外治，仲景金匮有头风摩散，太平圣惠方有痛风饼子，奇效有止痛太阳丹，及大蒜汁点鼻搐鼻法，皆系外治。本方细辛之温通，瓜蒂之宣涌，麝香、脑子、丁香之窜透醒豁，药皆精华，力颇雄厚，功能上窜直达脑窍，故名曰透顶散。至糯米则半为赋形药，半羁留药性于鼻粘膜毛际，使其缓缓作用。脑局部病，用局部治疗，此为捷法，亦为正法，即病因杂复，由内脏病变，牵及脑部，而先开其上，再求因素，使脑部与内脏，恢复其固有机能。本方原书条文主治，曰偏正头风，曰夹脑风，曰一切头风，连缀三风字，不用风药，而且醒豁神经药，不用服剂，而用搐鼻吸入剂，古人长期临床经验所得，未容忽视。古时脑之学说未昌，多以脑

病为风病，脑神经药为风药，今日考正改进，有待吾人之努力。

乳香没药丸（局方）

蹶蹋花　殭蚕　当归　藿香　白芷　五灵脂炼去砂　木鳖子各七两　抚芎十两　草乌头六十四两　地龙十四两　蕨灵仙二十二两　白胶香七两　何首乌二十四两

上为末，醋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不可多服，用薄荷汤下，温酒下亦得。

愚按，此方为鼓舞真元，兴奋神经，通畅血脉，宣窍之方。羊蹄蹋、木鳖子，性均毒烈，冲激力大，二者同用，为双料兴奋神经药。方中草乌用量独大，几占全方十三药之半，是方制原重在草乌，少用兴奋，多用抑制，过量致死。用其少量，暖肾壮阳，增强心力，鼓盪羊蹄蹋、木鳖、直达巅顶，以完成其兴奋大脑之作用，如脑贫血虚证，此等方治，殊不可少，即血塞血栓，可利用其冲动力。观桂枝乌头煎，服后面赤，其人如醉状，可想见药力鼓盪冲激强度。方中殭蚕、地龙、灵脂、灵仙均有意义，蚕因风殭，祛风化痰，地龙通经，打通经隧。灵脂灵仙亦能镇痉解挛，亦能通经去痹。首乌滋养强壮兼有培固濡。本方大温大冲动，兼活气活血，首乌与乌头，一补一冲，一温一濡，配合精当。再本方以乳香没药标名，方中并无此二药，拟原方去白芷、藿香、白胶者，加乳香、没药，方制更为严密，方义更为周到，此又名实两符，应与医林学者商榷之也。

苍耳散（准绳方）

苍耳子二钱五分　辛夷仁五钱　白芷一两　薄荷叶五分

上四味，研为细末，每服二钱，食后葱汤调下。

愚按，此方清轻上扬，芳香透利，为清疏头部，上引上达之方。细查方意，义取冲动，故用辛夷独多，不求外发，故薄荷独少，以薄荷佐苍耳，上达之力更优，以白芷佐辛夷，透发之功更大，为双料复味混合剂。此方六科准绳，原治鼻渊，兼用疗脑病，疗鼻病者，是调整其末梢之道路，疗脑病者，是豁其总枢之本体，二者归于一贯，头部居上，号曰玉清，头部病，自当清轻上扬为主。稍加重浊，殊嫌呆钝不达病所。近人对此，多主镇降吸引，潜降下泄，系堵其邪之上逆，治疗法之一种，苟非下邪上冲，徒用重浊降泄，了不相属。本属宣窍类，所以不少此清宣清疏一格也。血之与气，并走于上，或交併，或交失，如西说脑充血脑贫血，均可仿此方意，出入加减，俾清阳之气，随药力上达病所，轻可去实，无须过于用力，但学者应注意实阻虚阻，实闭虚闭，虚实之间，当加以体认，准绳尚有苍耳丸，系苍耳合莨菪为剂，莨菪冲动力大，服量稍过，放荡狂奔，较本方性力为猛，利于实证而不利于虚证，但其方制藉苍耳清轻上达则一也。学者应予领会也。

总按，人身脑部与整个机体是统一的，各机体各有其特殊功能，机体功能完成，要神经参加。宣窍透络，醒脑回苏，即藉其调整神经作用以恢复机体各部之功能，是宣窍为治病捷要方法，在中风门中，尤为捷要中之切要方法。宣窍当须依其不同徵象，闭者开之，逆者降之，结者散之，惊者平之，涸者沃之，

湿者燥之，寒热则温之清之，虚实则扶之削之，所谓必调其气，可使平也。如果脑已受病，知觉、运动均已失常，则其关键不在部分末梢，须脑之生理恢复，全体机能方能恢复，否则虽用开、降、散、平、沃、燥、温、清、扶、削，上述各法，均属无益，其关键应当治之在脑。第一方苏合香丸，为醒脑回苏正面方剂，合香即合诸香以为香，本方又合诸药以为丸，方中用白术之补益，诃梨勒之收涩，勿使药性直下，一过无馀，此义与前金匮方，侯氏黑散之矾石，及方注热食即下，冷食助药力，比拟互参，可窥见古人用药意义。第二方麝香丸，香冠群药，上方苏合香丸，以香的复味胜，此方以香的单味胜，芦荟胡连，大苦大寒，泻热消炎，散结开壅。第三硼砂丸，第四鹤顶丹，均用牙硝、寒水石，但一则用寒水石重，意在镇降，一则用牙硝重，意在泄利，芳香本走窜，而佐固澹，芳香本升阳，而佐镇降，芳香本疏散，而佐泻利，均是从方制对面立法。第五方不用服剂而用吸剂，不用清通而用温通，比金匮方头风摩散，力量较大，功效较准。第六方乳香、没药丸，用蹶闭、木鳖二神经药直接冲动，由脑部中枢施治，既由风病悟到脑病，又由风药悟到神经药，方中无乳没，却以乳没标名，是所重在气分，乳没为气分血药，是所重在气分，而真正所重仍是在血分。第七方苍耳散，为清宣清疏，上走上达正治之方，不寒不热，不腻不燥，又不镇降，不泄利，其芳香并不用冰麝苏合安息之属，因其轻而扬之，学者循是以求，宜诸窍，宜总窍，治疗之道，思过半矣。以上七方，均注意在窍，注意在宣，故各方中所用芳香气药为独多，如麝香、丁香、沉香、苏合香、薰陆香、安息香等，多至二十余种，其中补澹，则有诃梨勒、首乌；通利，则有牙硝、芦荟；清扬，则有苍耳、薄

镇降，则有硇砂、寒水石；补虚，则有白术、人参；通则有地龙、殭蚕；解毒则有乌犀、硼砂；活血，则有灵仙；冲动，则有辛夷、细辛、龙脑；合于神经疗法，则蹶、木鳖、乌头。于此看出中风类疗法，各有包涵，亦看风类方剂，各可互通，学者可由宣窍，以求到整个治疗，由整个疗法，归求到宣窍。

五、透络方六首

活络丹（局方）

南星　川乌炮、去皮尖　草乌炮、去皮尖　地龙各六两去土　乳香研　没药各二两二钱研

上六味，将前四味为细末，入研药和匀，酒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日午冷酒下，荆芥汤下亦得。

愚按，此方为温寒散结，逐痰透络之方，对于寒湿郁滞，隧痹阻为宜。局方主治条文原云六脏气虚，脾血久冷，诸般风湿毒之气，留滞经络，筋脉挛拳，腰脚沉重，及一切痛风走，周身疼痛等证。方制以川乌、草乌同用，冲激力大。乳、没药同用，香窜力大。南星逐痰，地龙通经，复味单味，有法度，冷酒下，荆芥汤下，亦有意义，中风病热证多，亦寒证，苟有寒风，用即中的。此外圣惠亦有同名之大活络，用药共五十味之多，徐灵胎极力推崇。谓顽痰恶风，热毒瘀血，深入经隧，非此不能透达，并谓此为治瞽瘂人实邪之证，不堪用也，然则大活络丹之乌蛇、花蛇、全蝎、麻黄、大黄、川乌、草乌、两头尖，非治实邪者耶。究之，无论大活络

丹，及本方小活络丹，均系疗寒风壅“塞”经隧，均系温寒散结，用于真正寒实为适宜，若风阳上冒，气升痰升火升则反张其焰，故不唯此方禁用，大活络丹亦禁用，近人遇中风运动神经病变，痉挛瘫废，偏枯猝仆，动以本方小活络丹，及大活络丹投之，为祸甚烈，我见多多，学者不可不明辨也。

三仙散（谢璞斋方）

红花一钱　　牛蒡子三钱　　穿山甲三片炒珠

上三味，为末，每服一钱，匙水，水煎，量儿大小加减。

愚按，此方乃活血通络，散瘀攻结，而为透络方剂。此方出谢璞斋麻科活人，原治麻证发之不出，而以此方发之，麻以外出为顺，原重在表，然服发表透表药不出，或漐漐有汗，表气原通，郁郁闷烦，里气不和，甚或昏顿狂越，青筋暴露，指甲色乌，不外出而内攻，成中毒败血性趋势，此时安可违反病机，徒责之表，且麻证虽发自肺，实由邪热袭营，蕴郁而成，气分闭塞，固宜通表，血分郁滞，更当通里。本方用牛蒡通络，红花活血，穿山甲攻坚，侧重由里用力，攻里以为外托之本，方虽通里，义实透表，此方与本编上活络丹义同，彼重在气分，此重在血分，彼犹藉兴奋以为冲动，此直用攻破以资开豁，就透络言，是本方较彼方更为合拍，在麻证用此方，为由血而气，由内而外，在风门用此方，为由中而上，由内脏而脑部。故透络为中风病门之捷要方法，而本方三仙散，又为透络类捷要方剂，透络与宣窍，互为功用，但一重气分，一重血分，观上宣窍类各方，无方无气药，此透络类各方，无方无血药，方义原可互通，方制各有区别，可见古人立方用药法度之一般。

地黄逐瘀汤（韩祇和方）

生地汁　　生藕汁　　蓟刺汁各五合　　兰叶一握

蝱虫三十个　　大黄一两　　桃仁五钱　　水蛭十个

上八味，以清水三升五合，用慢火熬及二升，放冷，分三投一服，半日许，血未下，再投之。

愚按，此方蝱虫、水蛭、桃仁、大黄四药，与伤寒抵当丸乃抵当丸之变相，攻血之中，加以养血清血，亦犹承气之变为黄龙汤也。蓟汁、兰叶，大清其血，生地汁、藕汁，补其血，此必乾血滞着，隧道不通，血枯液伤，一团邪火。韩氏主治条文，喜妄狂躁，心脑不宁，似已悟到因血行影响神明。韩氏见识大是可钦。抵当汤丸虽能去死血以输生血，去瘀血以溉新血，而阴液已涸，变证立至，故半补半清，半攻半泻，以期个中斡旋。抵当汤丸功用所在，能缓中补虚，此方功用所在，能存阴起竭。就证象言，枯涸乾着，攻之难去，缓缓翻沃，乃易剥落，就生理言，循环通畅，营周不休，整个机体，乃得调协。地黄尔雅名地髓，甘寒多液，功能壮水制火，凉血热之亢逆，减低血压，中含铁质，尤能镇肝胆之逆。此方虽善通乾血痹着，不过润下并行，而在中风门，则更多一层滋水敛阳，润液熄风，死血既痹着较紧，阴液又损怯太过，本难着手，此方攻而兼润，润以为攻，病机病情，药理病理，面面俱到，前后各方，均可互通互证，学者玩索有得，则难着手处即是着手处，透络之道，思过半矣。

地黄破血丸（外台方）

生地汁　　生牛膝汁各一升　　乾漆一斤半(熬)

上三味，捣漆为散，内地黄等汁，搅，微火煎取堪为丸止，停搅，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五丸，以酒下，日再，若觉腹内过痛，食后乃服之。

愚按，此方攻补兼施，煎丸合一。外台载出删繁，疗女子血聚腹中，筑筑如物等证，藉疗中风病通络尤为适合。在妇科门虽直达病所，尚是见病治病，在中风门上病治下，即是古人变治方法。其用地黄汁，与上韩氏逐瘀汤同，此方不用蝱虫水蛭，而用干漆，不用桃仁而用牛膝，不用大黄，而单用生地，意不在攻下，而在破散，故上方方注有下血字样，本方则无，观本条所叙主治证象，似近说所谓子宫肿瘤等病患，故用牛膝下达病所，协干漆之攻瘕，方制干漆半生半熟，亦犹经验方二圣丸之例，熟漆性缓，生漆性峻，二者合用，以代蝱虫水蛭而有余。又外台载集验有与此相同之方，只生地干漆二味，以干漆末，内生地汁中，较此方为轻缓，学者须知生地原是血药，即能润枯，又能开痹，故本经明言逐瘀痹，别录明言下恶血，生地用汁，在古人方中，屡屡见之，如生地大黄汤，生地黄煎，十味煎，琥玉膏等，均用以生津救液，唯此二方，乃用于稀释枯涸，涤荡干着，疗中风病络阻，则此方较上方尤为中的。盖牛膝用汁，与生地汁合而为一，寓通于补之中，寓行于润之内，适合滋水敛阳，滋液熄风，半清半疏，下引下泄，则本方与上方，同是除瘀，同是以除瘀者透络，而尚有一清一浊之区别也。

三七地黄煎（陈士铎方）

生地汁一碗　　三七三钱为末　　姜炭五分为末

上三味，以汁调二末，一剂即止血如神，无鲜生地处，用

干者一两煎汤亦可。

愚按，此方养血清血，止血活血，滋而不腻，滥而不燥，疏利而不攻破，颇有法度，方出陈士铎石室秘录，陈书内容，颇多诞妄，但论证处方，亦颇有超越过人处，此方其一例也。血证，张仲景用泻心汤，孙思邈变通其制，甘寒苦寒化合，将黄连、大黄，合纳于生地汁之中，意义尤为周到。此方用生地汁多。得孙氏精义，但不用黄连，亦不用大黄，而用三七，三七为末，与黄连为末，大黄为末，方制大抵相同。二黄止血，系清热以止血，为间接的。三七止血，系化瘀以止血，为直接的。就止血论，三七较二黄尤为恰合也。血热宜二黄，设无热，二黄反致凝泣。葛可久疗血十药，第一止血，第二消瘀，一味三七，兼具二项功用，是三七疗血，较二黄尤为适应也。妙在佐姜炭少许，以促助三七之作用，减少生地之凝滞。生地汁不伍黄连末，不伍大黄末，而伍姜炭末，方制同，而用方意义取裁不同，补润中兼疏利，凉沁中兼固滥，在血证门，不过半滋半滥，半止半通，而在中风门，则沉静循环，疏利经隧，不但可防脑充血，并可防脑出血，且清加蒺叶、兰叶，通加地龙、山甲，上达加苍耳、薄荷，下泄加大黄、芦荟，除瘀再加桃仁、红花、牛膝、干漆、风门整个透络疗法，不难由此方推阐而出，中药可活用，中方亦可活用，在学者之贯通领会也。

紫金丸（杨氏方）

五灵脂一两水淘净(炒研)　　真蒲黄五钱

上二味，先以好醋调灵脂末，慢火熬膏，入真蒲黄末，和丸龙眼大，每服一丸，以水与童便各半盏，煎至七分，温服，少倾再服，恶露即下，血块经闭者，酒磨服之。

愚按，此方灵脂、蒲黄二药，即古失笑散，特变散为丸，而制法服法，另加一段变化。杨氏乳产方，原用以治产后恶露不快，少腹如刺，而移治中风病血滞络阻，尤为丝丝入扣，恰中奥窍，蒲黄气最清，灵脂质最浊，清浊之间，气质迥别，蒲黄为香蒲花之蕊，用以疗产后破败，孕育坤元，实为恰合。灵脂系号寒虫之屎，平脑解痉，二者均有通经利络之功。观此则用以疗中风病络阻，其义亦合。此外鲁班经后录，亦有与此同名之紫金丸，药用三棱、莪术、白矾、皂矾、干漆、针砂等味，散结通络，较此方为强，但用药太杂，不若此方单纯，此方蒲黄不炒不熬，生末和丸，颇有见地，唯灵脂仍是用炒，而又熬膏，其所具作用，恐为破坏。

总按，透络与宣窍，有相互关系，一重血分，一重气分，然气血二者，相互营周，有密切关系，而气血之能营周平衡，须有脑神经之参加。透络宣窍，作用在脑，间接与气血营周有关。本文第一方活络丹，二乌冲动兴奋总枢，乳没窜透，利在气血，但须分寒热用药，若火热上扬，而非下元冷败，寒邪凝泣，勿得误用。第二方三仙散，虽是借用，实为透络正面方剂，山甲攻坚，通络力胜，较上方地龙药力远过之，上方是藉兴奋以资冲动，此方直用攻破以为开豁，方简义周，力大功宏。第三地黄逐瘀汤，第四地黄破血丸，均用生地汁，益水润燥，逐血养血而兼能活血，生新而兼能除瘀。至桃仁、红花等血药，不过正面疏利，而蕴虫、水蛭、牛膝、干漆，化瘀通络方面，二方已尽力到十二分，在学者择别而善用之。第五方三七地黄煎．其用生地汁，与上二方同，但寓止血于行血，寓温化于清化，既能疏血，又防血溢，既能益阴，又防阴凝，较前二方又有所别。第六方紫金丸，蒲黄、灵脂，一为清轻上达，

一为重浊下纳。以上六方均是透络，均是以活血而透络，正面有红花、桃仁、牛膝、干漆、灵脂、蒲黄。更者有穿山甲、地龙、蕴虫、水蛭等。由血分求到气分，则有乳香、没药、麝香、冰片。其余冲激神经，如二乌之类，兴奋即是疏利，润燥滋水，如生地之类。诸种变化，概在善用，也不可一定拘于透络与宣窍。

六、豁痰方七首

稀涎散（许淑微方）

猪牙皂四挺　　晋矾一两

上二味为末，可服半钱匙，重者三字匙，温水灌下。

愚按，此方为内服除痰有效之方。局方原有与此同名之稀涎散，药用巴豆、牙皂、明矾做催剂，此方去巴豆，加重牙皂，方制较为缓和稳妥。巴豆主成分为巴豆油，猛厉暴悍，能催吐，能泻下，能引赤发泡，若使药物下咽达内脏器，使之吐泻发炎，藉以除痰，旧病未已，新病复起，即使幸愈，所伤必多，恢复亦多不良，殊得不偿失。叔微本事减去巴豆，实为允当，但减去巴豆，则方力减弱，故牙皂加倍，以存功效。如不减巴豆，只能作噙药吹药，减去巴豆，则可为散剂内服药，噙药吹药，只能除咽喉间梗塞之痰。内服药，乃能除胸膈蕴郁之痰。故本方用疗上焦胸膈痰滞为宜。唯痰在膈，痰在喉，当辨清，宜用噙剂、吹剂，宜用服剂，亦当审察，巴豆之去不去，牙皂之加不加，当权衡轻重而用之。可知本方与局方，原无优劣，要在用之恰当。浊痰壅塞，变证蜂起，故古人谓痰病多怪

脉怪证难治。中风脑部病变，痰邪最易壅滞，痰不去，则窍不宣，痰不去，则络不得透，故除痰为宣窍透络捷法。牙皂刮磨力大，荡涤浊痰有余，耗蚀真阴亦有余，矾石滴性冠绝，兼可惹胃致吐。观方注服半钱匙，重者三字匙，仍是兢兢未敢滇用，学者更应审慎用量，务使不受毒害而得毒益。

白矾散（圣惠方）

白矾如姆指大为末　　巴豆二粒去皮膜

上二味，于新瓦上，煅令焦赤为度，炼蜜丸，如梵实大，每用一丸，棉裹，放病人口中近喉处，良久，吐出痰立愈。一方有生姜无巴豆。

愚按，此方逐痰开闭，斩关夺命。圣惠原疗急暴中风垂死，乃权宜救急之方。方用巴豆，与桔梗白散相近，合白矾同用，性力尤大，但只置病人口中近喉处，只化喉间结痰壅塞，痰吐而药随之吐，既不使正气之伤，亦不助邪气之逆，虽属猛剂，功同平剂。古人不惟制方有法度，用方亦有法度。矾石有多种，分青、黄、绿、白、黑等，昔贤多以白者惟较缓和，其实中风用白矾，不及绿矾，催吐用白矾，不及胆矾，绿矾兼能泻血，胆矾则能大吐风痰。若去巴豆加生姜，则变有毒为无毒，亦犹上条稀涎散，对局方稀涎散，去巴豆加皂荚一例。总之冷癖顽痰，固结喉间，出入将废，升降将息，而散不能散之寒，开不能开之结，生薑远不如巴豆，此又不可不知。急暴中风，化机阻碍，津液化为秽浊，壅塞喉间，痰气与正气隔绝，成顽钝死物，若以证本属热，痰宜清化，或欲泻痰下行，皆似是而非，违反病机。因局部痰凝，已与真正寒痰凝结无异，故利用巴豆之大辛大热，猛勇气驰者，以冲动而开豁之，助以白

矾穿透，逐痰开结，以期必胜。但此方开痰力大，惹吐亦力大，在病理上以吐风痰为合，在治疗上以勿使药到胃中为上，须防气升大升，助其焰而反得祸，须药到病除，病去药去，恰到好处，方为得之。

半夏丸（局方）

半夏三斤洗去滑姜汁浸一宿　　白矾十五两枯过

上为细末，生姜自然汁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食后临卧时，生姜汤下。

愚按，此为降逆开痹，除湿燥痰之方，方虽单简，性力强大，半夏辛味雄烈，生者涩口戟喉，刺激殊甚，质滑而滴，既冲动，又镇静，既渗利，又收滴。就药理作用观察，有麻痹末梢性运动作用。但药物功能，不止一端，在乎用者之经验，庶能各尽其能，况半夏结构复杂，尤当活看，仲景降冲用半夏，补气用半夏，去水用半夏，甚致火逆上气，亦用半夏，可以互证。中医一般用半夏降逆和胃有效，数千年临床经验，岂容忽视。用姜制，用矾制，所以减其毒烈，但药市常用矾水，或石灰水泡一星期，再换清水泡二三星期，又再四煮漂，已成滓渣废物，本方半夏洗去滑，姜汁浸一宿，减去毒烈，保存原性，较为合理，既用姜汁浸，复用姜汁丸，又用姜汁下，其有助于半夏之辛开多多，半夏冲动易知，冲动而又敛滴，药治更进一层。白矾收滴易知，收滴而又冲动，药治更进一层。且白矾收滴冲动作用均强，合半夏为剂，互相助益。凡结痰顽痰老痰，均可施治。

寿墨丸（局方）

天南星一斤，掘坑深二尺，用炭火五升，于坑内烧红，取去炭，扫

净，用好酒一斤浇，将南星趁热下坑内，用盆急盖圪，泥固塞合，经一宿，取出，再培干为末。

琥珀四两另研　　硃砂一两研飞一半为衣

上和猪心血三个，生姜汁打面糊，调令稠黏，将心血和入药末，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煎人参汤下，日三。

愚按，此方除痰化瘀，补虚镇脑，用于夹虚中证，血郁痰阻为适应。方名寿星，适合老人虚中之治。细味方制，虽猪血为丸，参汤下，注意虚的方面，而南星除痰，琥珀化瘀，性力均大，仍是侧重除邪去实，重心在此而不在彼。本方以南星为主药，南星燥烈有毒，麻舌涩口与半夏同，药市普通多用姜汁矾水制，与制半夏同，但半夏味辛，辛开发而反降敛，南星味苦，苦涌泄而反冲动，一则除痰寓于降逆，所主多胃肠病，一则除痰显于通络，所主多经络病。降逆是中风治疗要着，通络亦是中风治疗要着，故半夏与南星，同为风门除痰重要药品。本方南星生用，置土坑热煨，减杀毒性，保存原力，尽物之性而得物之用。局方除痰，尚有天南星丸，彼方是以南星为主，而加气药，此方是以南星为主，而加血药，琥珀用为通经镇痉，治昏迷颠癎及手足痉挛，助南星除痰，而效力更大。而硃砂复助琥珀镇心，猪心血为补血，同气相求。人参强心，促助循环，合之除痰化瘀，补虚镇脑，相互作用，彼此助益，更显功效。

礞石散（杨仁斋方）

青礞石一两　　焰硝半两，同礞石入坩埚内，用炭火煅，令通红，俟冷用。

上为细末，雪糕薄糊，丸绿豆大，每服二丸，外风薄荷荆芥汤调下，如惊风南木香煎汤调下。

愚按，此方为除痰正面方剂，方制简当，服法妥慎，刮磨涤荡，纯在除痰重点着力，观方注加风药可以和表，加香药可以和里，推斯意也，加凉药可以清热，加热药可以温寒，加补药可以顾虚，加泻药可以攻实。观聚方要编录此方，加注，谓礞石焰硝古文钱辈，虽能利痰，然其性非胃家所好，须以木香佐之云云，解说颇中肯要。王隐君养生主论，礞石滚痰丸，主要在礞石，而用礞石法，是同硝煅，与此方大略相同。礞石虽燥痰力大，不同硝用，尚未能痰被药融，药随痰去。焰硝即硝石，软坚散结，消炎清泄。王方方内沉香，即观聚木香意义，王方方名滚痰，即礞石硝石合用意义，知王方滚痰之缘于礞石、硝石，则知此方礞石、硝石之能滚痰也。此方出杨仁斋直指，杨氏宋人，王氏元人，是王方由杨方蜕化而出，了无疑义，其大黄、黄芩，乃对夹热者立法，非痰病均须用此。此方适应颇广，不仅限于儿科，小儿服药艰难，方制宜简，药力宜强，服量宜小，此方颇中的，若成人，则酌病之性质加减，体之强弱增益，中风暴病，绿豆大二粒，，何济于事，学古而不泥古，要在审察病机。

坠痰丸（瑞竹堂方）

黑牵牛一斤取头末四两　　皂角一角六钱酥炙　　生白矾一两二钱

上为末，清水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至五十丸，空心温酒送下。

愚按，此方出萨德弥实瑞竹堂经验方，意在下痰，而下痰

性能，既峻且厉。方制系由本事稀涎散加牵牛，及博济利膈丸加白矾，可见宋元来，此方早已盛行，用之者众，出入加减，各适其应。医门秘旨名赛滚痰丸，其实本方除痰力量，较滚痰丸为强，不仅是赛而已。皂荚乃除痰药中猛将，有强烈刺激性，能刮磨，能腐蚀，促助分泌，能消融黏着，但服后每有烦难嘈杂之副作用。涤濯浊痰有余，耗蚀真阴亦有余，苟非顽痰胶着，慎勿轻用。白矾适量催吐，重量腐蚀，二药除痰性能，并不减于礞石，况复剂合用，力量尤大，本方又重用牵牛之清利下泄，一面刮磨，一面稀释，一面冲激，一面滑泻，方简义周，力大功宏。滚痰丸用大黄、黄芩二苦寒药，偏重清热，本方用皂荚、白矾二燥悍药，偏重除痰，清热乃除痰之旁枝，除痰乃疗痰之正鹄，就病理言，痰乃津液败坏凝成，并非粪便实质可比，滚痰丸用大黄，尚只通大便，本方用牵牛，二便俱通，泄去水质，即杜绝痰源，于病理尤为切合。此二方与上礞石散，均不寒不热，治疗重心在痰，故均为除痰正面方剂，而寒痰热痰，实痰虚痰，顽痰老痰，均可审度病机，用二方加减可治中风脑病诸痰病。

竹沥汤（千金方）

鲜竹沥二升　　生葛汁一升　　生姜汁三合

上三味，相和温暖，分三服，平旦日晡夜各一服。

愚按，此方逐瘀走窍，和表通络，三药用汁，生气未离，清化清溶，在本编豁痰类另是一格。朱丹溪渭竹沥滑痰，非助以姜汁不能行，别录条文大寒，是言其功，非独言其气。此方竹沥姜汁同用，方制原佳，但非夹寒，姜汁宜减，葛根为阳明表药，由里导之于外，本经明言起阴气，生用捣汁，尤饶清

劲，加入竹沥、姜汁涤荡醒豁之中。有清宜，以疗中风病，表未全罢，里已紧急，气痰交阻，风火相煽之侯，实为轻灵妙婉。此方固以除痰为本位，但能和表通络能疗外风，能疗内风，且能疗虚风实风，寒风，热风等，只在轻重出入，或少许加减而已。千金此方外，尚有三竹沥汤，可以互参。又有荆沥汤，药用荆沥、竹沥、姜汁，系本方去葛根加荆沥，为二重痰药，此则纯于驱痰，外台转录此方，谓治诸风，究之此方是治痰，不是治风，学者宜领会。

总按，中风病无不挟痰者，痰乃气管中粘液，因脑部与内脏机能障碍，机窍麻痹，痰既容易发生，痰又不易咯出，久之痰气与正气隔绝，致成顽钝死物，阻于鼻部，则息鼾，滞于喉间，则鲁鲁有声如曳锯，甚有病之因素为痰，而构成此等风病证象者，方书名曰痰厥，此即后贤所谓类中风之一种，病既由痰来，则去其病之因以为治，未为不可，若病不在末节，为真正中风性脑病，机枯欠灵，痰滞不出，即以强有力之除痰药疗之，而知觉神经未复，神识必仍不清，运动神经未复，偏废必仍不举，虽尽量治痰，与中风病疗法肯要何关，叶天士曰，莫穷治痰，莫进攻风，此八字明显澈底，道人所不能道，在今日不足奇，而在清中叶得此，实为难能可贵。本编各方细研，前二方稀涎散、白矾散，均用白矾，白矾收濡性大，以刮磨除痰，人所易知，以收濡除痰，实为用药进一步的深超。第三方半夏丸，亦用白矾，但上方半收濡，半开发，是因而越之，此方半收濡，半降纳，是因而竭之。第四方寿星丸，南星燥烈有毒，与半夏同，均不过制，值得注意，本方佐琥珀，既化瘀，又宁心，佐硃砂，既宁心，又镇脑，丸用猪血，下用参汤，适合老人虚中心脑同病之治。第五方礞石散，礞石燥痰力大，不

减皂荚，焰硝即硝石，既消炎又清泄泻。第六方坠痰丸，其用白矾，与前第一、第二、第三，三方同，方之外观，似稀涎散加减，方之内容，乃滚痰丸蜕化，故名赛滚痰丸，牵牛性力，仅减巴豆一等，却超大黄一等，于中风挟痰病理，尤为切合。第七方竹沥汤，清化清疏，葛根不但祛表邪，兼起阴气，姜汁不但宣表气，且促分泌，仍还其清轻醒豁，在豁痰类另是一格。观上七方，清化温化，上越下纳，或刮磨，或腐蚀，或清泄，或镇降，又或以泄泻作涤荡，以收澹为开豁，除痰疗法，应有均有。盖痰为败坏液汁，所以去疾务尽，古人如此类之方甚多，本编所辑，不过聊以见义。至半夏、南星、皂荚、礞石之属，为疗痰偏燥悍药，牛黄、竹沥、荆沥之属，为疗痰偏凉润药。此均易辨，而里证用表药，表证用里药，涩证用涩药，热证用热药，种种妙用，学者应深求。

七、润液方七首

五汁饮（吴鞠通方）

生梨汁　　荸荠汁　　麦冬汁　　鲜藕汁　　鲜芦根汁

上五味，多少临时斟酌捣汁和匀凉服，不喜凉者，重汤燉温服。

愚按，此方生津救液，平燥熄风，凉而不滞，清而能透，润而不腻。吴鞠通温病条辨，此方大抵为邪正俱衰，邪热渐解，余热尚炽，阴液大伤，行将亡阴而设。医林多以平淡不置深论，盖以病后余疾，善后常法，无足重轻也。不知火热暴悍，热愈炽则阴愈伤，阴愈伤则热愈炽，甚或热壅固拒，煎剂不

纳，入口频吐，此证苦寒既益其燥，呆补又滞其机，惟此五药用汁，取清轻之气，清凉之质，叶天士云，液伤热炽，徒用煎剂无益，此为叶氏疗温特出，于无法中生出法来，准以新说，煎则所含维生素被破坏，惟生用捣汁，乃保存其清新之原质。吴氏此方，原自叶氏医案中蜕化而出。此方在温病门，为养阴救液，在中风门，为润液熄风，风煽助热，液涸动风，二者病理，原自相通，故二者疗法，亦可从同。惟方中五药均甘缓，若疗重证，犀角汁，生地汁，蔪汁，鲜牛膝汁，大青小青汁，均可加入，在学者权衡轻重，以恰合病机。

四生丸（严用和方）

鲜生地　　生荷叶　　生艾叶　　生侧柏叶各等分

上四味捣烂丸如鸡子大，每服一丸，水煎数沸，去滓服。

愚按，此方凉血生血，宁血止血，寓疏于清，清不滋滞，寓行于止，止不凝泣，方制亦颇清超。严氏济生条文，原治阳乘于阴，血热妄行，吐血衄血等证。血热则妄行，外越则吐血衄血，上干则脑充血，脑出血，既两病同属一源，故一方也能兼治。本方四药生用，取其汁清，捣而为丸，取其汁出，以丸剂为汤剂，另是一格。艾叶性暖，其香沉郁，能化各药之滞。荷叶柏叶亦香，生气未漓，清轻醒豁，柏叶能降能宣，能通能涩，荷叶气香而散，质清以涩。三者合用，相互奏功。此方与上五汁饮，同为润液类重要方剂，但此方质较浓郁，气较清劲，虽气药多兼香燥，本方清宣清释，不寒不燥，恰到好处。

生地大黄汤（千金方）

鲜生地汁二两　　大黄二钱泡汁

上二味和匀，烫微温顿服，重者日二三服。

愚按，此方甘寒苦寒合化，润沃中兼涤荡。千金条文，主治血热妄行，吐血衄血等证，与上四生丸主治同，但上方清润中，佐芳香疏利，此方清润中，佐苦寒泄泻，一用其气，一用其味，主药同，而佐药不同，上方佐药与主药等分，此方佐药与主药，为一与十之比，主治目标虽同，方制组合又绝对不同，千金用疗血证，是治其血热之妄行，本方移疗风证，亦是制其血热之妄行，盖风火激盪，血压过高，脑海受其熏灼，其病倏忽，真所谓病起疾风，势如霹雳。肝风内动，则益水敛阳，实为要图。生地甘寒，益水撤热有专长，故本经谓其逐瘀痹，别录谓其通血脉，中含铁质，别名地髓，不惟益阴，并能潜阳，不惟宁血，兼能宁脑，实为中风偏热无上妙品，液涸风动，用之得当，可以润液，可以熄风，但液伤而热又炽，徒用甘寒，犹未足济，必加苦寒，苦寒又必兼涤荡，折上炎之威，开其下泄之路，其庶几乎，生地得大黄，愈显救液之功，大黄合生地，可免化燥之弊，是生地为中风门要药，而本方为中风门要方。此外千金尚有生地黄汁汤，用生地汁、大黄、芒硝，泄热方面，较本方更进一层，各有适应，可以互参。

犀角地黄汤（千金方）

犀角一钱　生地黄八钱　芍药三钱　丹皮二钱

上四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喜妄如狂，加大黄，腹中有瘀血未下，加桃仁、红花，口鼻出血，加大蓟、茅根、藕汁、童便，小便溺血加小蓟。

愚按，此方甘寒苦寒碱寒合化，润液之中，兼能解毒透络，消炎散结，较前三方又进一层，方制用生地虽独重，而合

各药同煎，清凉之性大减。此方千金原治热伤血分，吐血、衄血、蓄血、瘀血、溺血，妇人倒经血崩，妊娠吐血，产后衄血等证。后贤每于毒甚热炽之证，广泛引用，虽曰清火，而实增液，虽曰宁血，而实化瘀，严氏济生，王氏准绳，沈氏尊生，亦均有与此同名之犀角地黄汤，用药各有不同，大抵加大黄、黄连、黄芩、升麻等味，然其用犀角地黄为主药则一也。本方移治中风热证，尤为恰当，盖犀角味咸走血，却入阴分，故既能由阴出阳而达之于上，又能由上返下而纳之于阴。白芍、丹皮二药，一则养阴，而又开阴中之闭塞，一则清血，而又助血中之氧化，协助生地，完成其润燥敛逆，疏利壅滞之宏功。方中四药均清凉，又均醒豁，可为血热犯脑设治。此方与上三方可互参，阴伤较过者，生地可改用汁，犀角亦可磨汁，血热冲激甚者，可加用大黄，而大蓟、小蓟、茅根、藕汁，俱可酌加，分用合用，交互用，以疗诸血热证，血热犯脑证，均可变化应用。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伤寒方）

黄连四两　黄芩一两　阿胶三两　芍药二两
鸡子黄二枚

上五味，以水六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阿胶烊尽，少冷，内鸡子黄搅和，酒服七合。

愚按，此方苦寒除热，而佐养阴润液之品，系在除热方面着力，与前四方方制迥别，除热兼增液，与增液兼除热，清浊攸分，性能不同，究之各有适应，而其治疗目的，同为救液则一也。此方在伤寒，原系泻热益阴，交通心肾，故汤名标出黄连、阿胶，黄连泻心火，阿胶益肾水，黄芩佐黄连，则清火力

大，芍药佐阿胶，则益水力大，鸡子黄气血有情，心肾双关，不特宁心，而且益肾，故就润液论，胜过四方，黄连含苦味质，功能健胃。黄连味过于苦，脾气乃厚，肝气以津适合，现代学者以黄连用于内外各炎证咸效。黄连除热消炎，杀菌解毒，可用以救阴润液，乃由治疗功用推出，合病理事实而言，盖壮火食气，火不去，则津不保，此际即投大剂润沃，亦无能济，惟大苦大寒，乃能戡烈焰而救焦枯。所以大苦兼能救液，即是此义。此方移治中风病，为调和内脏与脑部关系，而从心肾着手，亦是掌握治疗重要节环，即整体治疗。

五胆丸（圣惠方）

猪胆　狗胆　牛胆　鲫鱼胆　蝟胆各一枚

上五味，先以四胆汁入牛胆内，在灶北后悬倭稍干，可丸，即丸如黍米大，每服二丸，新汲水送下，以饮水足为度，空腹午夜各一服。量儿大小加减。

愚按，此方汇集各种大苦胆汁为剂，多而不杂，能除不易除之热，能濡不能濡之燥，能保不能保之津，方制颇为超越。上方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黄连苦虽浓厚，尚是草木顽钝，此则气血有情，类似脏器疗法，合同而化，尤为亲切。故除热益阴，此方较上方尤有进一步的意义。圣惠此方，原疗小儿渴疳，小儿疳疾，即成人痨病，无论为疳为痨，病苟造极时，阴愈伤而热愈炽，热愈炽而阴愈伤，蒸潮不休，自汗无已，不至津竭水枯不止，此际寻常润剂，寻常甘苦合化剂，寻常草木无灵苦剂，均了不相属。丹溪疗痨瘵热潮汗出，用大补阴丸，确有见地，但两相细参，尚不如此方单纯，不如此方灵透。眼科有与此同名之五胆丸，用熊胆、牛胆、青鱼胆、青羊胆、鲤鱼

胆、或加石决明、夜明砂，或再加麝香，观此方疗眼走清窍，愈徵此方之浊中有清。胆汁能镇浮越，沉静循环，其他苦药涸液，此则增液，其他苦药化燥，此则濡燥，消炎镇痉，化毒解凝，清热濡便，既合疳热痨热，亦合风热风火。本编中风润液类，亦属相宜。不必曰疳、曰痨、曰风，拘拘三病也。

生地黄煎（外台方）

生地汁五升　枣膏六合　白蜜七合　酒一升
牛酥四合　生姜汁一合　紫苏子一升以酒一升绞取汁
鹿角胶四两炙末

上煎地黄等六味汁，三分减一，纳蜜调入胶末，侯煎成以瓷器盛之，酒和服，原本生姜汁为一升，今改一合。

愚按，此方温润和煦，不寒不燥，为补润而兼运化之方。本编前六方，均主清润清化，甘寒之不足，继以苦寒咸寒，或甘寒苦寒咸寒化合，纯在清火救液方面着力，但有火本不旺，气滞不能化液，气虚不能布液，如此，愈清愈滞，愈泄愈虚，有非温养、温培、温化，不能中肯病情者，则本方尚焉。本方外台原主补虚损，填骨髓，长肌肉，去客热等等。方中虽有生地汁、白蜜、牛酥三滋沃阴药，兼有酒、姜汁、苏子汁三运行阳药，而三阳药又均系液体，仍是完成其化气生津共同之目的，然本方温且润，润且行者，大有意义，八味丸亦是温润，但温而不行，此则运行，并用鹿角胶，以补虚损，填骨髓，长肌肉，阴虚则生内热，阴平阳秘，内热何自而生。观复脉汤酒水各半煎热服，可以除虚人外邪，则此方又兼三阳药，兼鹿角胶，又酒和服，其能除邪去客热，又有何疑。八味丸其气较浊，此方气较清，八味丸侧重温下，此方侧重温上，细密较

量，则古人立方精意，实堪钦佩。中风液伤，大都风火相煽，化燥刮液，宜清润清化者多，亦有气不上达，水不上滋，如脑贫血虚证，而年高体弱，神昏气怯，不宁贫血，而且贫气，治疗中安可少此一格，且火熄风静，病后邪正俱衰，亦须加此以资调摄。

总按，风气乃阴阳摩盪，由阴出阳，故昔人谓风为阳邪。风阳上冒，实而言之，即血中之水分少，温度高，水分少，则阴不吸摄，温度高，则阳不敛藏，水愈少则温愈高，温愈高则水愈少，均衡即失，病变陡起，心脏受其刺激，脑部受其薰灼，治疗之法，益水澈热，潜阳熄风，泻热可以救阴，壮水自能制火。可知血压高，血中温度必高，血中温度高，血中水分必少，益水即是澈热，除热即是益阴，相互依持，是润液为中风性脑神经病探本正面治疗。再就各方细研，润液不仅甘润滋沃而已，要在保持血中固有水分，又益阴兼能清热。第一方五汁饮，五药用汁，生气未离，不杂香燥，不杂补塞，不杂宣发，不杂泄泻，是润液正轨，可用于火烬液伤之后，暨热甚转伤之际，亦可用于热炽阴伤之时。第二方四生丸，生地为润液正药，余三药不以润沃胜，而以清芳胜，同捣生用，仍是在育阴润液方面着力，此方不宁化气以布液，且能回苏以醒脑。第三方生地大黄汤，用一味生地汁，与前方用五汁复味有别，但生地用量独重，与大黄为十与一之比，与前五汁等分亦有别，少量苦寒融于大量甘寒之中，甘苦化阴，能清不能清之热，能生不能生之津，为进一步的疗法，亦即为泻热益阴，双管齐下疗法。第四方犀角地黄汤，犀为独角位于督脉巅顶，寒咸下达，又能上升，此方在他处，不过解毒消炎，滋液，通络而已，而在本类，促助循环，是犀角为神经性热病要药，犀角地

黄汤为神经性热病要方。第五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第六五胆丸，均属苦寒，润液以甘寒为上，咸寒次之，苦寒防凝泣化燥又次之。本文前四方均甘寒，即佐咸佐苦，用量极轻，此二方则专以苦寒为主。第七方生地黄煎，亦主甘润，本方不宁用汁，而且用胶、用酥、用膏，并用酒，方义润而兼补，兼宣、兼弥散、兼冲激，润药即是温药，温药转作润药，颇饶意义。合观上七方，前四方均润剂，或纯于甘润，或甘润中兼清宣，或甘润中兼清泄，或甘寒苦寒化合，一层进一层，可作甘寒润液规范。五、六两方用苦寒，方剂与前大变，甘寒得苦寒，加强润沃之切，苦寒得甘寒，可免化燥之弊，二者相需，大寒而不滞气，大苦而不涸液，可作苦寒润液规范。最后用温润，清润是益水之体，温润是益水之用，而风厥不同寒厥，阴虚复兼阳虚，惟以宣为润，以散为布，以通贯为充沛，不犯过寒过热之嫌，兼破远寒远热之的，此可作甘温润液规范。学者贯通各义，则中风润液法门亦可领略其旨矣。

八、攻实方七首

大黄黄连泻心汤（伤寒方）

大黄二两　　黄连一两

上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

愚按，此方凉血清心，泻热宁脑，有制止腾沸，沉静循环，减低血压之可能性。伤寒条文，此方原疗虚痞，故用量极少，系渍清汁，且系分服，加重药量药效。疗虚痞者亦可疗实痞，疗痞是调整内脏与内脏的关系，疗中风性脑神经病，是调

整脑部与内脏间的关系，所以然者，脑部知觉运动神经病变，除脑系自病外，多为血压过高，上激上冲，脑部因起变化，而血之压力，基于诸热力之鼓汤，热力减，则血压低，热力强，则血压高，本方以黄连清热，加大黄泄泻，强制执行，血之温度不得不减，血压之高亦不得不减，但此方苦寒泄泻，去邪有余，扶正不足，因苦寒可以除热救津，苦寒又可以化燥涸液，是本方须慎用，不可误用，可暂用，不可常用。千金方，去黄连汁，用生地汁，见上润液类，变纯苦为甘苦，变苦燥为苦润，一在除热方面着力，一在育阴方面着力，二方可分用，亦可合用，且可参错互用。

桃仁承气汤（伤寒方）

桃仁三十枚 去皮尖　桂枝二两　大黄四两(酒洗)
芒硝二两　甘草二两

上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先令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愚按，此方破血行水，消瘀散结，为下血分郁滞之要方。在伤寒是泻其血热，勿使上干心包，在中风脑病，是泻其血热，勿使上犯脑海，所以堵截消除致病之来源，其义不同而同。伤寒外邪随经内搏，瘀血结于下焦，小腹急结，蒸动胞中血海，病情原有血自下趋势，而此方乃乘其机而导之，观条文云，血自下下者愈，此方乃将下未下，促之向愈，方制是由调胃承气汤加减，方名承气，实乃行血，变泻消化系者，为泻循环系，本文移疗中风性脑病，是又变泻循环者，为泻神经系，盖风火狂逆，血热腾沸，而脑部适当其冲，脑部因之充血，甚至出血，病象均是显于血的方面，则从血分方面施治，杜其上

冲上犯，实为正面的原因治疗。本方大黄、芒硝，均能活血，加桃仁，则重心更有专主，但热郁用桂枝，似有商榷必要，但此正方制深层意义，既泻其过高之亢厉，须保持正常之机能，否则正气与邪气同归于尽，心力衰退，肢厥脉厥，将何以善其后，风引汤之用姜桂，是挽救于败坏之后，此方之用桂，是防制于败坏之先，是本方较彼方，尤有进一步的意义，若仅释为化气行血，与化气行水一例，犹为至浅至末者也。

硝石矾石散（金匮方）

硝石熬黄　矾石烧等分

上二味为散，大麦粥和服方寸七，日二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愚按，此方软坚散结，变质通络，制甚单简，效颇弘大，非寻常攻剂下剂，一过无余者可比。金匮疗女劳瘕，此处移治中风性脑病，系因风火激盪，血液沸腾，隧道阻碍，总枢失驭，整个机体陡起变化，惟矾石敛戢堵塞，硝石冲激泄泻，庶足以降冲抑肝，镇心宁脑，挽燎原之危局。在黄瘅门，本方是疗散漫胶着之邪，在中风门，是疗负固横决之邪。大黄硝石汤，只用硝石，此则益之以矾石，侯氏黑散只用矾石，此则益之以硝石，各各互参，然后知此方方制之周且备，药效之大且强也。

龙胆泻肝汤（局方）

龙胆草酒半炒　柴胡　泽泻各一钱　车前子炒
木通　生地黄酒拌炒　当归尾　栀子
黄芩酒炒　甘草各五分

上十味，清水三大杯，煮至一杯，食远热服。一方无柴

胡，一方加赤芍或生薑。

愚按，此方为泻肝火之要方，亦即为泻肝火之要法，益肝之体，泄肝之用，外透内渗，亦清亦和，方制颇有法度。中风病后贤多主肝风内动，阳冒为风，此方值得注意。局方条文，原主肝经湿热不利，胁痛口苦，耳聋耳肿等证。查准绳、金鉴、试效、尊生，各书均有与此同名之龙胆泻肝汤，均系用龙胆草为主药，能涤荡燥火，涵濡阴液，培育生气，功能实为优异。本方用泽泻、木通、车前，三利水药，利血中之水，即是去血中之热，去血中之热，即是去肝家之热，而又加柴胡以疏利之，勿使火郁，彻内彻外，以期必效，开后贤透湿热外，渗湿热下诸旨，加当归、生地则协助龙胆，虽曰泻之，不啻补之，前贤释为以泻肝之剂，作补肝之药，所以为妙，已可窥见其意。大抵内风旋发，由于肝阳激盪，由于肝体之阴虚，肝用之阳过，则培阴以益肝之体，泻热以制肝之用，实疗内因肝风之正治。维普通风门，火旺多水亏，此方对象，则热而水又潴，湿热流恋不解，故有如是疗法，水既潴，当去水，水未潴，又当益水，未容尽情渗利，劫阴夺液，故此为肝家泻热之要法，又为肝家疗风之变法，学者应变通而用之。

当归龙荟丸（刘完素方）

当归　龙胆草酒洗炒　黄连　黄芩
栀子各一两　大黄酒浸炒　芦荟　青黛各五钱水飞
木香二钱五分　麝香五分另研

上十味，妙神曲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至三十丸，生姜汤送下，兼服防风通圣散。一作炼蜜为丸，如小豆大。

愚按，此汇集苦寒多数复味为方，为泻肝经之重剂，较上

龙胆泻肝汤，更进一层。完素此方，原治肝经实火，耳聋耳鸣，惊悸搐搦，躁扰狂越等证。所叙证象，半涉神经，盖古时脑之学说未昌，方书所谓肝病，大抵多属神经病也。此方胆草、青黛、芦荟、黄连，均大苦大寒，四药合用，何热不清，何焰不息，何燥不平，再佐黄芩泻肺火，黄柏泻肾火，大黄泻胃火，栀子泻三焦之火，意义实为周到。以当归为君药，又加麝香、木香、芳香走窜，鲜秽化毒，变苦寒凝滞，为醒豁灵透，但非实证，热结热闭，不得妄用滥用。中风性脑病，风火相煽，遂道壅塞，机窍痹阻，突如其来，苟非此大苦大寒，安能熄狂遏焰，此等证象，此项疗法，此种方剂，诚为合拍中的。完素生平学力，善治大热，而此方泻中有补，补中寓泻，通利中有镇摄，凝滞中有醒豁，神曲丸，姜汤下，均有意义。方注兼服防风通圣散，通圣散为内外双解，其解内可助本方已具之力，其解外可补本方未备之义，先服前方，通里通表，不虞邪陷，再服此方，苦寒对胜，涤荡直下，层次井然。中风性脑病有外风者，亦可兼服通圣散，继服此方，较诸续命汤，内外混合一剂者，意义尤为妥善安详。

青解毒丸（局方）

寒水石　石膏十六两　各研　青黛八两

上研如粉，入青黛和匀，蒸饼七个水调，丸如鸡头大，每服一丸，食后新汲水化下，或细嚼，生姜水下亦得。

愚按，此方以清气者宁血，清肺者平肝。局方条文，原治五脏积热，毒气上攻，头面发热，咽喉肿病，两颊生疮，精神恍惚，心忪闷乱，及伤暑毒，面赤身热，小儿惊风潮热，颊赤烦渴等证。所叙证象，多暑热毒气，上犯上攻，内脏激惹脑部

之侯。此方对于肝气暴发，直犯脑海，为适应中的。本文攻实各方，大抵多味厚气厚，侧重血分，此则侧重气分，与龙胆泻肝，当归龙荟，虽同疗肝热，而为一血一气之对待。寒水石，石膏，均质重气清，味甘性凉，滋而不腻，凉而不滞。方名解毒上冠以青字，自以青黛为主药，青黛泻肝，散郁火，治惊痫，有清热消炎解毒作用。黄连解毒，是用苦用泻，此方不用苦而用甘，不用泻而用镇。今之谈内风者，曰肝阳上升，此正折其上升也，曰肝气横决，此正平其横决也，以疗中风性神经性热证，实为恰当。曰气上不下，曰气过血还，曰血气并走上，曰血气交并交失，言血必言气，而此方着眼气分，确合病理，但鸡头大一丸，嫌少，当酌加，热甚阴伤，再加生地，热炽毒重，再加犀角，此又推阐本方之意，而广其用也。

藜芦散（济众方）

藜芦一两　　防风二两

上二味，以清水二盏，煎防风，取浓汁一盏，浸浴藜芦，焙干，炒微褐色，为散，每服半钱匙，温水调灌，以吐风痰为效，未吐再服。

愚按，此为吐风痰，平血压，醒脑回苏，斩关夺命要方。中风病脑部与内脏相通道络阻碍，正常机能隔绝，痰凝气滞，咽喉哽塞，病机迫促，有一息不续，则真机垂危。在上者因而越之，法当用吐，然中风病，气升、火升、痰升，再促以吐，助其升而阶之祸，冲激力大，一上不返，可致脑部实质损坏，脑部血管破裂。本方风药，则择甘平和缓，又去大风之防风，吐药，则采冲激暴厉，而又平血压之藜芦。近代学者实验，防风对脑神经，有刺激鼓舞作用，藜芦平脉甚速，但性颇强烈，

擦外皮立见红热，嗅之令人喷嚏不休，内服则呕吐大作。虽周礼采毒药以供医事，但必须掌握剂量，以免偾事。圣惠有三圣散，张子和有藜芦丸，均有藜芦，均有特殊治法服法，学者可以互参互证。

总按，中风性脑神经病，来源虽多，而以血压高为重要原因之一，血压之高，原因为何，现时尚存疑问，在中医学说，将血之运行，寄于气之呼吸，一呼脉再动，一吸脉再动，气促脉促，气缓脉缓，气停脉停，故曰血气并上走，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曰气过血还，曰血气交病交失，均堪印证。中国传统医学诚未可忽视，普通攻实，是对外邪言，有邪为实，无邪为虚。而在中风，气之所并为血虚，血之所并为气虚，则虚实须兼顾，攻实是去邪扶正，维持内脏正常生理，即是维持脑部与内脏统一的正常生理，明此，则本文所以攻实之义，不烦言而解矣。第一方首重泻心，泻心能影响血压，所以泻心目的，在于平压之高亢，是中风病原因治疗。第二方桃仁承气，即泻血之正剂，作用在血，标名为气，气血关连密切，处处均可看到。若淤滞交结，牢固变质，攻之不移，泻之不去，非寻常攻泻，一过无余者所能济，则第三方硝石矾石散，刺激冲动，堵截涤荡，面面俱到，自此以上三方，攻实意义已周详。第四、第五两方，龙胆泻肝汤，当归龙荟丸，依照后贤学说，内证多系肝风，从益胆制肝设法，前方大苦，兼疏利，兼渗泄，后方大苦，兼镇纳，兼醒豁，二方泄肝热，平肝火，有根本退热减低血压之可能，值得注意。第六方青解毒丸，清气分而不用芳香，清血分而不用苦寒，与龙胆泻肝当归龙荟二方，同是治肝，而有一气一血，一清一浊之别，清气即是清血，宁肺即是肝，不用苦而用甘，不用泻而用镇，既免苦涩化燥之嫌，复有

镇潜秘阳之义，方制实为超越。中风病除郁血属闭证，贫血多虚证外，十之九均当降敛下泄。但气升火升痰升，堵塞喉间，气痰迫促，降不能降，敛不能敛，泄不能泄，则可根据在上者因而越之，故有黎芦散之变法捷法，但禁法禁方，不可误用滥用。合观上七方，虽寥寥数首，而正治隔治，变法捷法，已寻其原因，究其连系，善用者可以灵活应用矣。四、五、六三方，同是平肝，方制各别，由此可求到进一步的疗法。中风病无须汗法，而本节末方，却用防风，中风病无须吐法，而本节末方，却用黎芦，不可汗而汗，不可吐而吐，要在恰合病机，不可拘泥。

九、补虚方七首

地黄饮子（刘完素方）

熟地黄　肉苁蓉　巴戟天　山萸肉　茯神
远志　麦门冬　五味子　菖蒲　肉桂
附子　石斛各等分　薄荷叶七片

上十三味，每服三钱，加生姜一片，枣一枚，以水一杯二分，煎八分，温服。

愚按，此方汇集滋补肝肾之品，而温煦以鼓荡之，为温补缓调之剂，目的在于扶正，不在于祛邪。完素条文，原始少阴气厥不至，舌瘖不能言，足废不能行，名曰风痱，急当温之。少阴功兼水火，为生气之根，苟果下焦虚寒，命门火衰，当用金匮大乌头煎，及桂枝乌头汤等，大辛大温，大有力者，直入阴分而温之，此方缓不济急，然肾家之真阳虚，肾家之真阴亦

虚，纯用刚剂徒刮阴液，阳未复而阴已竭，故此方一面用桂附兴阳，而佐菖蒲、薄荷、生姜宣发，一面用熟地、山萸、巴戟、蓯蓉益阴，而佐茯神、远志、麦冬、五味匡扶，滋补复味多，温热用量少，方制虽温补并进，而重在补，不重在温，所以主少阴气厥不至之虚证也。此项虚证，类似脑贫血，其证本属虚，性又缓慢，乃合此方适应。每服三钱，用量甚小，煎不甚久，意可运行，名曰引子，频频续进，缓缓调摄，义可深思。独是中风暴病，实证勿论，即虚证，亦非一补所能起死，此方用之当，其效缓，用之不当，其祸速。徐灵胎谓风气甚而有火痰多者禁用，洵为知言。凡方须明其组织，而后乃得及功效，慎勿谓补剂平稳，可漫施轻投也。

资寿解语汤（喻嘉言方）

防风　附子　羚羊角　酸枣仁　天麻
肉桂各八分　羌活　甘草各五分　竹沥二匙
姜汁数滴

上八味，以水二杯，煎八分，入竹沥姜汁调服，治肾气不荣舌本，去羌活，加枸杞、首乌、熟地、菊花、黑芝麻、天门冬。

愚按，此方祛风豁痰，补虚通络，骤观似由上地黄饮子蜕化，细察实由广济张文仲疗诸风二方蜕化，盖地黄饮子侧重在补，此方无补药，惟方注治肾虚不荣舌本，去羌活，加枸杞、首乌、熟地、菊花、黑芝麻、天门冬，乃将补药加入，地黄饮子不去风，此方去风，地黄饮子不豁痰，此方豁痰。广济文仲方用防风、羌活，与此方同，用竹沥姜汁，与此方同，用附子、肉桂，亦与此方同，故曰系从二方蜕化也，惟用羚角、枣

仁、天麻，为喻氏精心处，天麻虽与羌防类似，同为风药，实为补益上品，可协诸药半补半疏，老年虚证为宜，羚羊不仅清经络之火热，且开经隧之痺阻，枣仁既安心脏，而勿使孤亢，又柔和神经，而不使强直，此三药柔和而不刚燥，轻灵而不腻滞。喻氏条文有主中风脾暖等语，故后之注家，谓地黄饮子主治在肾，此方主治在脾，其实此方共十药，何尝有一药治脾，方治组合，药效推阐，亦无一义治脾。方义系从外邪着想，祛风为主，豁痰通络佐之。胜于续命汤者，其主治为在邪在正之分，而非在脾在肾之分，观方注疗虚，去风药加补药，意义尤为昭显。中风暴病，苟下元虚败，本实先拔，为难治，故古人对于证之当温者，各方中用干姜桂枝，不用附子肉桂，有深意存焉，而喻氏仍用桂附，应加斟酌。

大补阴丸（朱丹溪方）

黄檗　知母各四两　地黄　龟板各六两

上为末，猪脊髓加炼密合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淡盐汤下。

愚按，此方平火、敛火、镇火、摄火，丹溪原用以疗虚痨阴亏火旺，盗汗骨蒸，咳血烦热等证。方内无多补药，而方名大补，殊耐寻味。盖虚痨阴气渐竭，燥火燔灼，烦躁身热，汗出不止，阴愈伤则热愈炽，热愈炽则阴愈伤，此际用六味等补水，水不能遽生，以生脉等保津，津不能终保，惟黄柏知母，大苦大寒，又益之以地黄之润沃，龟板之镇降，以急平其火，急敛其火，急镇其火，急摄其火，去一分火热，即保一分阴液，留一分阴液，即保一分元气，此关不透，虚痨遇此等证，不可得而救药矣。虚痨病原以金匮小建中汤甘草为正法，脾阳

下陷，东垣悟出补中益气，肾阴将竭，丹溪又悟出本方，二者各具一义。此方移治中风性神经病，火随风发，邪焰狂逆，尤为恰中肯要，龟板中含胶质钙盐，既能补脑，又能镇脑。佐地黄以涵濡阴液，甘寒、苦寒、碱寒合化，镇填滋培，面面俱到。黄柏知母清其浮越之气，敛其孤亢之根，内脏静穆，脑部自然宁谧。猪脊髓丸，合于脏器疗法，但用治缓慢虚痨，填精益髓则有馀，用治卒暴中风，宁脑镇痉，则不足。拟原方加熊胆、蟾酥，力较雄厚，或改用汤剂，地黄用生地汁。丹溪此方外，尚有大补阴煎，盖用丸用汤，轻重缓急，早有裁化矣。

虎潜丸（朱丹溪方）

龟板　黄檗各四两　知母　熟地各三两
牛膝三两五钱　锁阳　虎骨　当归各一两
芍药一两五钱　陈皮七钱五分

上为末，煮羯羊肉捣为丸，梧桐子大，淡盐汤下，冬月加熟姜三钱。

愚按，此方藏阳于阴，益水制火，意在收纳浮越，以归于滋潜。丹溪此方，原治肾阴不足，筋骨痿不能步履等证。病在肝而求之肾，病在血而求之气，方制颇饶义蕴。但彼时只知阴阳水火关系，不知脑部与内脏关系，不知种种痿证，均运动神经受病关系。然潜阳益阴，镇引下纳，适合中风性脑神经热证，风火狂逆，上冲上扬之治。方制龟板、黄柏为主，龟板养阴液潜风阳，黄柏解热变质，健胃整肠，龟板镇纳之而不能潜者，则赖黄柏之苦坚，黄柏苦坚之而不潜者，则赖龟板之镇纳，以知母佐黄柏，上清而下自宁，以熟地佐龟板，水济而火自安，再以陈皮疏之，牛膝引之，顺其性而勿使之逆，均是潜

之意义。不以甘寒益水，而以苦寒泻火，不以水济火，而以火归水，均有深一层的意义。至当归、白芍、锁阳、虎骨，不过为正面补血填精药，疗痿疗风，一以贯之，学者所当深深领会。

补中益气汤（李东垣方）

黄蓍　人参　白术各一钱五分　当归　甘草各一钱
陈皮　升麻　柴胡各五分

上八味，加生姜三钱，大枣二枚，水煎温服。

愚按，此方补健中气，实脾升陷，甘温可以除虚热，甘温可以除大热。东垣此方，原治劳倦伤脾，气虚下陷，因之里气不和而内热，表气不和而外热，而心烦口渴，自汗头痛，似热，似外感。而东垣于脉之洪大，于证之懒言少气等等，实处看出虚来，立此一方，使中气健运，通调四达，方名补中益气，即此意义。虚劳门原有小建中炙甘草二法，东垣另出手眼，遵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选用甘温之品，实脾益胃，以升清阳。盖风寒外伤者，其形为有馀，脾胃内伤者，其形为不足也。脾土喜甘而恶苦，喜补而恶攻，喜温而恶寒，喜通而恶滞，喜升而恶降，喜燥而恶湿。东垣生平学理，得力在于治脾胃，而治脾胃之法，得力在于升清汤，小建中是治中，炙甘草是治中，此方亦是治中，取义不同，于小建中炙甘草外，又悟出甘温除热，实阳升陷一法，陷升而升热可解，陷升而自汗可止，陷升而形倦可舒，陷升而气高可宁。但彼时只知补建中气，以为调和内外之本，只知内脏与内脏间之关系，不知补健内脏，以为调和中上之本，此为内脏与脑神经的关系，脑充血多实证，脑贫血多虚证，实证宜降纳，宜滋潜，虚证宜补健，宜升扬，脑贫血原因虽多，而中气颓废，不能充沛，为内脏与

脑部机能障碍最大原因，气过血还，气至血至，现象不同，原理则同，此方不责之实，而责之虚，不求之血，而求之气，已证入治疗学理之最深层。

回阳升陷汤（张锡纯方）

生黄蓍八钱　干姜六钱　当归身四钱
桂枝尖三钱　甘草一钱

上五味，以水三杯，前取八分一杯，温服。

愚按，此方益气宣阳，扶弱举陷，促助循环，鼓荡气机。方制系由上补中益气汤蜕化，而药效力量则过之。且补中益气是补中焦，此是补上焦，补中益气汤侧重补，此方侧重温，同而不同。张锡纯衷中参西录，用疗大气陷，此为张氏实施体验最有心得之方，其自诠释，谓大气即宗气，胸中大气下降，呼吸将停，努力始能呼吸，迫促之形，有似乎喘，但喘之吸气难，大气陷之呼气难也，其体会病情，摹写病状，较东垣补中益气条文，均透过一层。虽风火一家，风自火出，中风病热证多，寒证少，然炎燎之余，化机将息，心力下降，与西说神经兴奋后，必有一段抑制期，若肢厥脉厥，挽救必用姜桂，前在风引汤内之用姜桂，已明透诠释，干姜复脉，桂枝强心，在风热未平，镇降潜纳，下引下泄之中，尚须加此，用挽衰疲垂败，证本虚寒，阳微欲绝，补剂中安可少此大力之鼓荡。此方药量，黄蓍倍当归，明其虽补血，而实补气，干姜倍桂枝，明其虽温上，而却温中，要之补气即所以补血，温中即所以温上，黄蓍用生者，以运化为升之本，桂枝用尖，以生发上升之用，较补中益气用升麻柴胡均为精透，补中益气，尚只能治慢病，此方乃能治卒病，是中风虚证，此方较补中益气，尤为切

合重要也。

鹿髓煎（圣惠方）

鹿髓　生地汁各七合　　酥　蜜各一两

杏仁　桃仁各三两　炒　去皮尖　酒一升　同研取汁

上六味，先煎杏仁、桃仁、生地汁，减半，入三药，煎如饴，每含一匙，咽下，日三。

愚按，此方填精益髓，育阴和阳。圣惠原用以疗肺痿咳逆，伤中脉绝等证。脉绝古人用复脉汤，但复脉既有姜桂，又系酒水各半煎，为柔中之刚，肺已至痿，津竭髓枯，燥火燔炽，上损及中，其何堪比。盖虚劳脉绝，由于血之痺阻，肺痿脉绝，由于气之枯竭，关键在此。本方润沃枯朽，直从精深处着力。鹿髓以髓补髓，为脏器疗法，佐以生地汁，则补髓兼清血，佐酥蜜，能润枯沃燥，杏仁利气，桃仁通血，二仁均富油质，滑泽润利，又含氰酸冲动力大，平平无奇之中，而有特异之功。千金疗肺痿，有桂枝加皂荚汤，亦是意在冲动，但彼方悍厉，法近冒险，不及此方纯和。移治中风性脑神经病，尤为切合。脑为髓海，此方补髓，用疗肺痿脉绝，尚系借治，用疗中风脑病，似为正治。鹿髓生地二者合用，既能和阳，又能益阴，温而不温，凉而不凉，恰到好处，而补益不用参朮，温暖不用姜附，冲动并不用缬草、辛夷、脑片、麝香，颇耐探索，脑无补法，此则居然生出补法来。神经衰弱，脑海空虚，高年及久病，慢性虚证，此为适应，而救急实非所长，用补剂者，所当加意。

总按，中风病无论外因内因，脑神经本系自病，或他系病，干犯脑神经病，多系卒病，多属实证，非一补所能济急，

亦非纯补所能毕事，神经虽有不倦力，而统辖全体，工作繁忙，脑的需氧也多，故脑的缺氧也易，如神经衰弱血液不充，氧化不够，及内脏机能衰疲，不能上达脑部，致成贫血缺氧，或证本为实为热，而疗原之余，心力下降化机欲息，脑部与内脏交通隔绝，机能停顿，则补法均在必须，或他剂中伍补药，或补剂中伍他药，或先用补剂，后用他剂，先用他剂，续用补剂，要在恰符病机。中风病勿多用补，中风病补亦不可少。本编第一方地黄饮子，第二方资寿解语汤，均近代医林推崇称许之方，前方主少阴不荣舌本，后方主脾缓舌强不语，但只知肾弱脾缓，与舌本机能有关，不知人身整个机体，均有赖于脑神经之参加，内脏的机能，即脑部统率指挥的机能，学术为时代所限，此不足为刘喻二氏病。前方用桂附，而佐菖蒲、薄荷等清达，后方用桂附，而佐羚角、天麻等清疏，在时方中颇高一格，第三第四，大补阴丸虎潜丸二方，均丹溪疗痨瘵阴亏，骨蒸骨痿之方，而移疗中风性热证，实为切中肯要，盖气升火升，狂逆莫制，甘润甘寒，缓不济急，惟苦咸镇潜，始足以折烈焰而复真阴。前方留得一分阴液，保存一分元气，后方包有前方，用量稍有出入，治疗各有所成。第五方补中益气汤，第六方回阴升陷汤，乃强心实脾，益气升阳之方，前方烦渴身热，虽似外感，审为劳倦伤脾，由实中看出虚来，后方呼吸迫促，虽似内实，审为大气下陷，由温中生出温上来。就证象言，有脑充血，不能无脑贫血，此二方均有借用处，但须辨析明确，气升痰升火升，慎勿妄投，苟非气虚，勿得益气，苟非气陷，勿得升陷，须知清降为中风常法，而温升为中风变法。末方鹿髓煎，脑者髓之海，其形势由脑披离而下，脑无补法，此方直探到补脑根源，温而不烈，凉而不滞，柔润而不滋腻，

和阳益阴，润沃滋填，面面俱到，允为神经衰弱脑海空虚补益正轨。合观上七方，是中风门补剂，系各门补剂中选辑，前二方均用附子、肉桂，义在温肾，以起下元，肾与脑部，均关系密切，肾阴亏则滋水，肾阳虚则益火，古人中风门对阳虚，只用干姜、桂枝，不用肉桂、附子，二方用桂附，应有商榷。三四两方为救阴，五六两方为益阳，一为中风正治，一为中风变治，本编援前置后，均有意义。末方为补脑正方，脑无补法，补剂亦不疗中风，备此一格，以为学者整个体会。

十、镇静方九首

百合地黄汤（金匮方）

百合七枚擘　　地黄汁一升

上二味，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日沫出，去其水，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内地黄汁，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当如漆。

愚按，此方益水敛阳，滋液熄风，戢敛浮越，宁谧神经，为疗百合病正方，即为疗神经病正方。古无神经名词，亦无神经学说，但长期阅历，临床经验，有吻合神经原理，神经疗法者，如金匮百合狐惑阴阳毒篇，所谓百合病，即今之神经病，原书条文所叙，百脉一宗，所谓百脉，即由脑披离而下的神经，所谓一宗，即神经策源中枢的脑，所谓证象恍惚，如有神灵，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即脑的官能病变，百合病多得之病后，或误汗、误吐、误下后，为半虚半实，故疗法如是，见于汗后者，有百合知母汤，见于吐后者，有百合鸡子黄汤，

见于下后者，有百合、滑石代赭石汤，不经汗吐下而自病，有本条百合地黄汤，各方皆可通用，各方皆可合用，各方又皆可借用，方制地黄用汁，凉润力大，不但清血，而且清气，不但生血，而且填髓，伍以百合，既清且敛，不杂苦寒，不杂破下，不杂香窜，亦不杂镇纳降潜，适合百合病半虚半实之治。但中风暴病，病机既有缓急之不同，疗法当有轻重之各异，义理虽可互通，事实尤当结合，在学者审度善用之，不可局于一式。

铁精散（外台方）

铁精一合　　川芎　　防风各一两　　蛇床子五合

上四味，合捣筛，酒服一钱匙，日三，有效。

愚按，此方外台载出古今录验，以铁精标名，即以铁精为主药，铁为人身重要原素之一，血液中相需尤殷，重可镇怯，坠可压惊，镇定浮越，敛戢神气，为金石药共同性，唐宋来用铁精铁粉，近时用铁锈铁浆。此方三佐药用蛇床子独多，该药为兴奋药，既用铁精以资镇纳，复用蛇床以资兴奋。防风虽是风药，亦是神经药，川芎有特异之香气，该药主治，本经明标风邪入脑四字，是本方不唯主药精审，再兼服法用酒，虽曰镇降，不啻宣通。

银液丹（局方）

天南星为末三分　　硃砂研飞半两　　铁粉

水银结砂子各三两　　腻粉研二两

黑铅炼十遍秤三两，与水银结砂子为小块，同甘草十两，水煮半日，倾冷研

上六味研匀，面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二丸，用薄荷汤下，生姜汤下亦得，微利为度。

愚按，此方镇降中兼豁痰通便，方制以水银为主药，局方用治诸风，面热心松，精神昏愦，及风癎搐搦，涎潮昏塞等证，水银即汞，形似液体，故名银液。硃砂为硫化汞。腻粉即轻粉，为氯化低汞，有缓下通便作用，是本方用三复味汞药，汞性寒走窍，滑窜冷利，其效能解毒、杀菌、变质、消炎。本方三汞药毕萃，冷气森森，佐铁粉黑铅，强制坠降，镇泄之力颇大，佐南星以开痰，脑的机窍欠灵，痰潮火升，实为适应，南星辛燥有毒，能冲激神经而使麻痹，为神经性祛痰药，本文前豁痰类寿星丸，即是以南星为主药，本方镇降中佐以豁痰，方制颇饶意义。此方与上铁粉散，同为镇降剂，但上方三佐药均芳香，又兼防风外疏，此方三主药均寒滑，又兼腻粉下泄，外因气火升浮，宜仿上方意，内因气火升浮，宜仿此方意。局方小儿门，尚有太乙银硃丹，与此方用药全同，惟南星一味，此为三分，彼为三两，一侧重除痰，一侧重降逆，一药轻重，方制即变，方制亦变。

金箔镇心丸（局方）

白茯苓　人参　甘草各五十两　山药一五十两
龙脑十两　牙硝枯过，十五两　硃砂研飞百两
麝香一两　紫河车黑豆煮焙干　二十五两
金箔一千二百片　为衣

上为细末，炼蜜为丸，每一两半作五十丸，金箔为衣，每服一丸，薄荷汤化下，含化亦得。

愚按，此方命名金箔，亦以重坠为镇降方剂。局方用治小

儿风壅痰热，心悸烦渴，唇焦颊赤，譫语狂妄等证。查此方用药和缓，并无多数镇降药品，金箔为衣，亦贵重丸剂之常见者，然本方优异，并不在用金，而在与牙硝、硃砂合用，得其镇降，而不虞其积蓄。用紫河车又合脏器疗法。麝香、龙脑，宣窍上达，是镇定神经，醒豁神经。复用人参、茯苓、山药、甘草，补健中气，以调内脏，由调内脏以调脑部。

至宝丹（局方）

生乌犀屑　生玳瑁屑　琥珀研　硃砂研飞
雄黄细研各一两　龙脑　麝香各一分　牛黄半两研
安息香一两半为末，酒研飞净一两，熬膏用水安息尤妙
金箔　银箔

上十一味，将乌犀、玳瑁为细末，入余药研匀，将安息香膏重汤煮，凝成后，入诸药中，搜和成剂，丸如梧桐子大，用人参汤化下，或童便数滴，姜汁化下。

愚按，此方醒脑回苏，豁痰宣窍，既解毒散结，又窜透醒豁，不徒以重坠见长，乃镇静剂中之要方也。局方用治中恶、中风、中热、中诸毒物，伤寒狂乱，岚瘴蛊毒，产后血晕，及邪气攻心，神魂恍惚，小儿诸癎惊急，风涎搐搦等证。方制麝香、龙脑，香气浓郁，又益之以安息香，解秽宣窍，悦心透脑，能通不能通之气，能宣不能宣之窍，此三香药，较前铁粉散内三香药，另是一格，就香窜醒豁言，实为透过一层，佐以乌犀、玳瑁二鳞介药，金箔、银箔二金属药，硃砂、雄黄二石质药，金石鳞介合用，镇降潜纳之力，亦不薄弱，又佐琥珀逐瘀，牛黄化痰，秽浊粘滞，络阻痰闭，内脏与脑部往来道路阻塞，得之靡不开豁，全方药皆精华，不杂一味草木，类多醒豁

通灵之品。如果制如法度，效力显著。

紫雪（千金方）

黄金一百两　　寒水石　　磁石

滑石各三斤

以上并捣碎用水一斛，煮至四斗，去滓、入下药。

羚羊角屑　　犀角屑　　青木香捣碎

沉香捣碎　各五斤　　丁香一两　　玄参

升麻各一斤　　甘草八两

以上八味，入前药汁中，再煎取一斗五升。去滓，入下药。

朴硝精者十斤　　硝石四升，每升重七两七钱半

以上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篦搅不住手，候有七升，投在磁盆内，半日欲凝，入下药。

麝香当门子一两二钱半　　硃砂飞研三两

以上二味，入前药中，搅调令匀，瓷器收藏，药成霜雪紫色，每服一钱或二钱，大人小儿以意加减。

愚按，此方镇逆消炎，宣窍透络，沉静循环，为中药镇静剂中之最有力者。局方用治毒热不解，狂易叫走，瘴疫毒厉，卒死温痫，五尸五疰，脚气蛊毒，及诸热药素，小儿惊癇百病等证，查此方与上至宝，异曲同工，上方侧重宣窍，此方侧重降逆，重宣窍者，冲动以掀之。重降逆者，咸滑以泄之，意义甚为明显。此方用寒水石、磁石、石膏、滑石，四复味石药为镇定剂，用木香、沉香、丁香、麝香，四复味香药为芳香剂，又用犀角、羚角、玄参、升麻，四解毒药，并重用二硝，占全方整量三分之一，消坚软坚，涤荡下泄，何毒不解，何热不

清，何结不散，复用黄金重镇，甘草调护，硃砂窜透变质。石药中不用暴悍，香药中不用燥烈，解毒药中不用涩滞，涤荡药中不用苦寒，备药用汁，二硝麝香硃砂，又浑全用质，处处均显超越。旧著只知毒火深袭，穿经入脏，无药可治，惟此金石镇降，清里、通里、泻里、安里，乃能由里消解，不知狂易叫走，卒中惊癇等等，均属脑病，设即为脏病，亦是内脏不调，上干脑部，故与其谓为脏病，毋宁谓为脑病，此方虽是清中，即是清上，虽是泻下，即是宁上，合观方制，镇痉、消炎、解毒、宣窍、透络、软坚、开闭、散结，面面俱到，古人主此方时，虽不知为脑病，与已知脑病无异。

碧血（千金方）

寒水石研飞　　石膏研飞　　青黛研细末　　朴硝

芒硝　　马牙硝　　硝石　　甘草各等分

上八味，将甘草煎汤，去滓，入诸药，再煎，用柳木篦，不住手搅，令消溶得所，却入青黛和匀，倾入瓷盆内，候冷，结成霜，研乳极细，每用少许，含化咽津，频用神效。

愚按，此方平肝镇逆，侧重下泄，为上犯热邪开出路，适合镇静神经疗法。局方用治一切积热，咽喉肿痛，口舌生疮，心中烦燥，咽物妨闷，或咽喉壅塞，水浆不下，天行时疫，发为昏愦等证。所叙亦多热壅于上形证，此方系由上紫雪蜕化而出，备药惟青黛色碧，标名碧血，是所重在青黛，制法青黛后入，浑用全质。其用朴硝硝石，与上紫雪方同，上方用量虽重，合计不过全方三分之一。此方八药，用硝者四，药的味数，与药的量数，均占全方整体之半。芒硝、马牙硝、与朴硝为一物，未炼者为朴硝，炼净者为芒硝，马牙硝，药市统称水

硝，称硝石为火硝，准以化学名词，朴硝、芒硝、马牙硝为硫酸钠，硝石为硝酸钾，芒硝可代硝石者误也。本方用四复味，不宁潦荡泄泻力大，溶化消解力亦大，用寒水石石膏，与上紫雪方亦同，而加青黛，三药合用，为青解毒丸，能敛肝胆狂逆而戢其浮焰，为疗内脏，上干脑海制剂。青黛能清热解毒，平肝熄风，兼大队硝药，软化滑泻，前至宝重在宣窍，紫雪重在镇逆，此碧雪重在滑泻，前二方均兼芳香，此方无香药，各成一格，各适其应。

黑锡丹（局方）

沉香不见火　附子炮去皮脐　胡芦巴酒浸炒
肉桂各半两　不见火　茴香　补骨脂酒浸炒
肉豆蔻面裹煨　金铃子去皮核
木香各一两，不见火　黑锡
硫黄与黑锡结砂子各三两

上为末同研，酒煮面糊为丸，梧桐子大，阴干，以布袋擦令光莹，每服四十丸，姜汤下。一本有阳起石一两。

愚按，此方镇坠降纳之中，佐以温补、温化、温摄，亦镇静剂类之要方。局方用治脾元久冷，上实下虚，及奔豚上气，脚气上攻，并阴阳气不升降，或卒暴中风，痰潮上膈，言语艰涩，神昏气乱等证。查此方肉桂、附子温下，胡芦巴、补骨脂补下，黑锡、硫磺镇下，余五药沉香、茴香、豆蔻、金铃、木香、均属芳香性醒豁药，虽是侧重在补，却是注意在通，虽是侧重在降，却是注意在行。观香药为五复味，其他肉桂香味亦浓，占全方药数过半，方制义可深玩。风火一家，风自火出，故风病挟热者多，然亦有由寒构成者，阴寒之气上冲，则镇降

中宜兼温，此为一清一温之对待。用清各方中，多兼滑泻，用温各方中，多兼补益，此为一补一泻之对待。下之真元式微，因宜温补其下，上之火气陷没，又当温宣其上，此又为一上一下之对待。温上之剂，多兼升发，温下之剂，多兼镇降，此又为一升一降之对待。曰清、曰温、曰补、曰泻、曰上、曰下、曰降、曰升，各有病机，各适其应，如以温下言，方制或补药多于温药，或温药多于补药，是疗法同，而方制不同，或实寒上攻，而用温摄，或虚寒上浮，而亦用温摄，是病理不同，而疗法同，学者明辨慎思，得其所以然之故，何疑难寒证治。难喻嘉言徐灵胎对本黑锡丹，极端推崇，谓医家宜常备，录之以做温下楷式，然准以金匮风引汤之例，用干姜桂枝而不用附子肉桂，治疗深层之意义学者当进一步穷研领会也。

珍珠母丸（许叔微方）

珍珠母三两　干地黄　当归　柏子仁
酸枣仁　茯神　犀角　龙齿　沉香各半两

上九味为细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辰砂为衣，每服四五十丸，金银薄荷汤送下，日午后卧服。

愚按，此方以润为补，以补为通，培育生机，运旋正气，为镇静剂中之最和缓者。许叔微本事，用治肝经因虚受风，卧则魂散而不守，状如惊悸等证。珍珠母功能泻热潜阳，安神定惊，明眼目，好颜色，补破损，为镇静神经之品，龙齿补脑镇脑，犀角功能冲激，质重能升，气寒而降。再佐沉香，沉香为树结之香，即藉其香以醒豁，又藉其沉以降纳。方共十药，过半数即为补品。地黄、当归、滋养肝肾，二仁茯神，涵濡心脾，纯以补益为润化之本，全方无一暴悍峻厉攻伐泻泄之品，

在镇静剂中实为最清纯最平缓之方，血少精亏，虚风上潜，此为中的。主治条文，因虚受风，须知此方非外感风邪所宜，所谓魂散不守，状如惊悸，皆脑神经官能性病变，故疗内风上扬，实为恰合。此方可疗脑充血虚证，脑贫血实证，但药太平缓，卒暴无济，轻重缓急，学者应加注意。

总按，大脑皮质神经活动，指挥整个机体，故其病变来源亦甚杂，神经本系自病，自当由神经本系施治，但内脏不调，气血上冲，或不上达，其致病为最易最多，如脑充血贫血，血塞血栓，无不来自血液病变，无不来自内脏机能乖常，故古人疗此等病，多侧重治里，多由内脏与脑部关连处立法。本编本类计九方中八方俱兼镇降，虽不是直接抑制神经，却间接抑制干犯神经的内脏，调整内脏与脑部关系，神经统辖整个机体，即以调整整个机体者以调整脑部。至首刊一方，则直接由神经立法，或直接由直接干犯神经的气血立法，方制明白。再将各方汇释如下，第一百合地黄汤，生地清血，百合清气，清气即是清血，宁血即是宁脑，生地用汁，生气未离，能解缓血中偏盛之气，有降低血压之可能，不用兴奋，而用抑制，虽用抑制，而实又补益，此等方制，值得深思。第二、第三，第四，铁精散，银液丹，金箔镇心丸，各以金属药品标名。铁精方佐蛇床，既欲其降敛，又促其冲动。银液方佐南星，既用其降敛，又促其冲动。银液方佐南星，既用其冷利，又助其辛开。金箔方用人参、茯苓、山药，甘草，四复味旋运中气，寒垣补中是甘温，此补中是甘平，麝香是阴部腺体分泌所凝结，河车乃胎化孕育所形成，既合脏器疗法，又合内分泌疗法。第五方至宝，第六方紫雪，第七方碧雪，均清凉性镇静药，均有醒窍、镇痉、泄热等共同性能。至宝醒窍力大，紫雪镇痉力大，

碧雪泄热力大，各有专长，各有适应，后方青黛泻肝，可补全书他方未及，兼合后肾所谓平肝熄风之旨，学者所当着眼。第八方黑锡丹为温摄性神经药，阴寒上冲，如素问所谓当有所犯大寒，上至脑，镇降固其所宜，而温清不同，寒邪上僭可用，真阳脱出可用，火热狂炎，决不可用，辨证宜确，审证宜精。第九方珍珠母丸，药味多属补润，方意却是镇降，补而不腻，降而不泻，为镇静中最清纯方剂，虚冒虚厥，此为吻合，周身不充血，而脑独充血，周身不贫血，而脑独贫血，此方均可适应。合观上九方，首方清气清血，杜绝上冲病变来源，可作神经轻病疗法，亦可作神经病预防疗法。自后八方，均属镇降，均是着眼内脏与脑部相连关系，但有轻重之辨，寒热之别，醒窍镇痉泄热，孰强孰弱之分。本编各类整个治疗，无非求脑部神经的镇静，学者旁通互证，引而伸之。

十一、兴奋方八首

莨菪散（外台方）

猪卵一具阴干　　莨菪子三升　　牛黄八分
鲤鱼胆五分　　桂心十分

上五味以清酒一升，渍莨菪子，暴干，尽酒止，乃捣合下筛，酒服五分匙，日再，当如醉，不知稍增。

愚按，此方重用莨菪，莨菪性颇暴悍，过量放荡狂奔，故名狂奔草，又名狂奔署。少则兴奋，多则抑制，初则兴奋，继则抑制，过量则由麻醉以至死亡。本方外台载出古今录验，主疗五癫，癫多灵窍闭阻，乍塞乍通，有反侧羊鸣，目翻吐沫等

证，故藉此方兴奋以冲击之。方中猪卵，卵即睾丸。牛黄豁痰，鱼胆胜热，桂心以宣发之，酒浸酒服以促助之，方制颇饶义蕴。此外广济有莨菪枣，小品有莨菪煎丸，一疗积年久咳，一疗卒暴颠狂，或服后口干胸热，或服后头中如有虫行，颈及手足有赤豆处，均莨菪强烈冲激神经象征。疗久咳是麻痹神经，驰缓气道，疗颠狂是冲激神经，以兴奋为抑制。

木鳖散（永类铃方）

木鳖子仁每个作两边煤炒过，切碎再炒，去油尽为度，称一两
厚桂半两 研末

上二味，制为散，热酒服一至二钱，令醉，得汗愈。

愚按，此方为兴奋神经，通畅隧络，为疗神经冲激之药，藉作风湿脚气之方，方制简单精当，木鳖为兴奋神经要药，功效与莨菪相符，性均猛烈，服莨菪过量，则妄言妄动，放荡狂奔，服木鳖过量，则晕眩无主，极小感觉，如微声微光等，均大受影响。木鳖刺激脊髓延髓，疗脚气肿痛，实为中的。本方既用木鳖兴奋，增加其反应机能，彼时虽不知人身整个机体，由大脑皮质统辖，而已由末稍求到中枢，此必各药不效，多方以求，由临床长期阅历乃得。佐肉桂暖肾强心以促助之，酒服挥发弥散以鼓荡之，火气一转，其结乃散。金匮乌头桂枝煎，其知者如醉状，与此方方注令醉得汗愈，一系乌头碱兴奋之力，一系木鳖碱兴奋之力，用之得当，效速功弘。

伏虎丹（局方）

草乌头　南星　羊踯躅　白香胶各一两
五灵脂半两　蔓荆子　干生地　白殭蚕各一分

上为细末，酒煮半夏末为糊，丸如龙眼大，每一丸分二服，酒下，日进二服。

愚按，此方为兴奋神经，豁痰宣窍之方，局方用治左瘫右痪等证。方名伏虎，颇寓深意，丹溪虎潜，即由此蜕化而出，虎啸则生风，伏虎，即熄风的意义。昔之所谓风病，即今之所谓脑神经病，前已诠释，诸可会参，本方羊踯躅，即闹羊花，又名羊不食，为兴奋神经要药，有大毒，惟其毒大，是以力大，草乌驱寒之中，兼能冲激神经，南星逐痰之中，亦兼冲激神经，对内脏与脑部机能障碍，隧道痹阻，寒湿凝滞，此为中的，白胶香原系枫脂，干生地又名地髓，二药醒豁滋沃，既可培育体力，又可解缓诸药毒烈；灵脂有缓解平滑肌痉挛之功。殭蚕祛风、化痰，治惊癎。蔓荆清风通络，豁痰醒气，顺其性而利导之，方末三药，用量各一分，疑误，蔓荆风药，但藉作引导，一分可矣，若殭蚕，实无一分之必要，地黄，更无一分之可能。此方移疗中风性神经病，拟以颛草易蔓荆，生地用量加五倍，服量作每次一丸，方义不尤深切，方制不更完美。

蟾酥丸（圣惠方）

蟾酥二钱　干蝎　天麻各半两

上三味，将蟾酥用汤化开为糊，合捣丸绿豆大，每服一至二丸，豆淋豆酒下。

愚按，此方强心醒脑，而兼祛风化痰之方，圣惠原用以疗破伤风等证，本篇移治中风性脑神经病，与纯单辛烈冲者有别。蟾酥为兴奋强心药，又可醒豁神经，凡寒邪凝泣宜用温药以冲动之。蟾酥冲动特甚。本方原以蟾酥为主药，佐药全蝎，祛风而兼攻结，天麻清风而兼扶正，仍是旧说脑为风病之意，

协蟾酥以适其兴奋醒脑，消炎化毒之功。蟾酥用量小于佐药五倍，以蟾酥为精华药也。脑充血类多实证，多风火相煽，狂炎上扬，隧道因而壅塞，疗法既欲其降敛，以宁谧之，又欲其冲动，以醒豁之，乌头砒石之温毒，巴豆斑蝥之温泄，全蝎蜈蚣之温散，虽冲激有加，而性质各别，用者须当着眼。惟蟾酥清心化毒，解凝制炎，而又冲动兴奋，功效实为优良。

天仙子丸（圣济方）

天仙子二钱　大草乌　甘草各半两
五灵脂一两

上四味为末，糊丸梧桐子大，以螺青为衣，每服十丸，男子菖蒲酒下，女人芫花汤下。

愚按，此方兴奋大脑，打通经隧，温寒解凝，活血宣窍。圣济总录，原用治风痹厥痛，曰痹曰痛，均神经障碍闭阻象征，痹即运动神经病变，虽局部感觉障碍，仍须大脑知觉区参加，痛即知觉神经病变，虽局部障碍，仍须大脑知觉区参加。生理统一连系，病理亦统一连系，天仙子即莨菪之别名，草乌即乌头之野生者，二药均冲动力强。本方即用天仙子，又用大草乌，是为双料兴奋神经剂，性力颇强，用之得当，可恰达兴奋阶段限度。但此方冲击力大，温热力大，稍过即由抑制进入麻醉，或由麻醉转入致死，且宜寒证，而不宜热证，设风火狂炎，气升痰升火升，幸勿误投。

缬草根散（药典方）

缬草根一钱

上一味为粉末，分二次酒服。

愚按，此方为醒豁神经，最和平稳妥之方。缬草原名甘松，又名甘松香，功能醒脑镇痉，舒气定痛。此方陈存仁药典载出日本药局方，用治癫痫，诸神经痉挛等证，谓功效甚优。如脑神经及心脏衰弱者，此药能使健运，失气昏迷者，能令其苏醒，大抵用于神经病，效力甚著，用于神经易受感触，发生搐搦诸病之人，或虚惫特甚，搐搦频发之人，尤为稳妥良好，盖本品少刷烈刺激，用量稍大，亦少激惹。本品若汤剂用煎，则易于挥发弥散，不如酒剂粉剂浑全，此方用粉，颇合斯义。本方缓和，乃由醒豁而达于兴奋，置之本编兴奋剂内，实为恰当吻合。其为神经障碍实证，此方能宣通而使开，其为神经衰弱虚证，此方能促助而使强。

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伤寒方）

当归　桂枝　芍药　细辛各三两
大枣二十五枚　甘草　通草各二两
吴茱萸二升　生姜半斤

上九味，以清水六升，清酒六升，煮取五升，分温五服。

愚按，此方为振肝醒脑通络回苏之方。肝气横决，风火狂炎，最易诱起脑充血，而肝阳不振，血脉凝滞，亦不易诱起脑贫血，充血宜清、宜泄、宜降敛，贫血宜温、宜补、宜升发。当归四逆汤为治血分四逆之法，加吴茱萸、生姜，则冲动温宣之力更大，附子、干姜、吴茱萸，均温寒要药。附子温肾，干姜温脾，吴萸温肝，各有专长，但姜、附均守而不走，其能通脉宣阳，鼓舞一身机能者，乃温而行之，从功用推出，唯吴萸气味俱厚，冲激力大。此方与诸四逆汤同而不同，彼为亡阳，重在温中温下，此为气血凝滞，特疏利之，冲激之而已。气行

则血行，气通则血通，气通厥回，血通瘀散，吴萸与细辛相得益彰，得酒煮挥发甚易，和多姜宣通更速，在四逆回阳各方中，别饶劲气。当归四逆，伤寒原治手足厥寒，脉微欲绝。久寒则加吴茱萸生姜，久字宜着眼，然厥逆久寒，当温煦大力宣发，则大寒卒中，更当温煦大力宣发，理甚明显，只用生姜而不用干姜，不用附子而只用吴萸，所以然者，寒凝血分，郁滞不通，此时即用干姜附子，犹隔一层，温中温下，吴萸、生姜不及干姜、附子，深入浊阴，开通经隧，干姜、附子不如吴萸、生姜。中风病多热证，多用平肝熄风，镇潜泄泻，与此为一清一温，一虚一实，一升一降之对待，学者须求其所以然。

乌头桂枝汤（金匮方）

乌头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咬咀

上一味，以蜜二升，煎减半，去滓，以桂枝汤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后，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复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为中病。

愚按，此方复阳救厥，醒脑回苏，藉辛温为冲动，为中法温剂中之最有力者。金匮原治寒疝，腹中痛，冷逆，手足不仁，灸刺诸药所不能治等证。上述证，灸刺诸药原能治，而不治者，其非寻常寒湿痹着，而为神经性痛痹可知。在诸亡阳证，仲景不过四逆、白通、通脉四逆而止，而此方辛温迅发，大力鼓荡，詎得无故，方注其知者如醉状。如醉状，即轻度麻醉，是本方由内脏求到脑部，由末稍求到中枢，查乌头大温大毒，猎人煎汁以毒禽兽，名曰射罔，此方乌头久煎，汁浓如膏，故曰以桂枝汤一合解之。乌头现人用为麻醉药，及镇静药，适量即能大减血液循环速率，使血压降低，温药本属兴

奋，或适量兴奋，大量麻醉，本品毒性剧烈，易由兴奋而至麻醉，其曰镇静，即麻醉深剧之反应，乃药理转变之镇静，非生理安适之镇静也。此方是治神经性厥痛肢痹，非治风湿性厥痛肢痹，用疗痛痹，尚属借治，用疗神经，乃为本能，风自火出，风火一家，中风病固热证为多，然亦有素问所谓当有所犯大寒上至脑，及寒带酷冷地方，路行倒毙，苟非大温冲动，或大温挟毒冲动，其何能济。此方实为复阳救厥，醒脑回苏灵丹，但风火狂炎，气升痰升火升，误投此剂，则祸立至矣。卒病用药宜专，卒病辨证尤宜审。生死之关，学者能毋兢兢乎。

总按，昔脑之学说未昌，故古人不知中风病为脑病，不知脑神经支配内脏一切生理机能，不知脑神经指挥全体一切生理活动，病理既不了解，治疗即多隔阂，其半身不遂者曰风，但臂不遂者曰痹，其关节不利者曰风湿痹，足腿肿痛痿躄者曰干湿脚气，统不知为神经关系，但虽不明神经之病理，却已悟到神经之疗法，此盖数千年临床经验，诸药不疗，灸刺无灵，几经思维，几经历验，乃由外悟到内，由下悟到上，由末稍悟到根本，因限于时代，特未能恺切明言。本编选辑各方，若莨菪，若木鳖，若羊踯躅，若蟾酥，若颛草，若川乌、草乌，外人所用为神经药者，均赫然明著于各方之内，真堪惊异，再将各方汇释如下，第一方莨菪散，第二方木鳖散，莨菪、木鳖，均疗神经正面要药，第三方伏虎丹，平肝方，熄风益水敛阳。第四方蟾酥丸，蟾酥为兴奋强心药，生地富液汁，有此清凉，无此冲动，第五天仙子丸，第六颛草根散，天仙子即莨菪，颛草根即甘松，一佐灵脂，引导阴分，一用酒服，弥散阳分，引导阴分者，可使入阴而返于下，弥散阳分者，可使出阳而通于上。第七、第八两方，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乌头桂枝

汤，均大辛大温之剂，一启下焦之生气，一振肝木之颛阳。人只知乌头为神经冲动药，而不知吴萸尤为神经冲动药也。但为寒为热，为虚为实，勿得误投。合观上八方，原本均非疗神经之方，然原方内所用之药均系疗神经之药，神经药通例，少则兴奋，多则麻醉，兴奋为麻醉的过程，麻醉为兴奋的转变，兴奋与麻醉祇隔一间，麻醉与致死亦只隔一间。疗中风神经闭阻，特醒豁之，微达兴奋程度即可矣，非重证无须由兴奋而达抑制，以转入麻醉，盖醒豁的宁谧是安适自然的，抑制的宁谧是损害强制的。

本编方剂共十一节，惟后二节镇静兴奋，为神经正面治疗，余九节乃调和内脏，暨人身整个机体，因而由内脏以及脑部，由末稍以及中枢，为神经间接治疗，学者统观其全，则因应咸宜，其亦可以通于无穷矣。

广州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还书日期单
2002年7月19日
2004年12月14
2009年